
傳媒系列
我的回聲
香港廣播軼事
李平富
第二版

我的身歷聲

李平富

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

Quinland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

書　　名：我的身歷聲

作　　者：李平富

責任編輯：謝藹齡

封面設計：張有華

出 版 人：盧國沾

出　　版：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

九龍西貢將軍澳魷魚灣村48號

電話：3-7013382

發　　行：藝文圖書公司

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

電話：3-805807　3-805705

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總代理：

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

108 Pasir Panjang Rd.,

#05~01, Bank of China Warehouse,

Singapore 0511.

印　　刷：雅聯印刷有限公司

版　　次：1989年4月版

定　　價：港幣 22 元

出版書號：QP 02989

ISBN 962-319-029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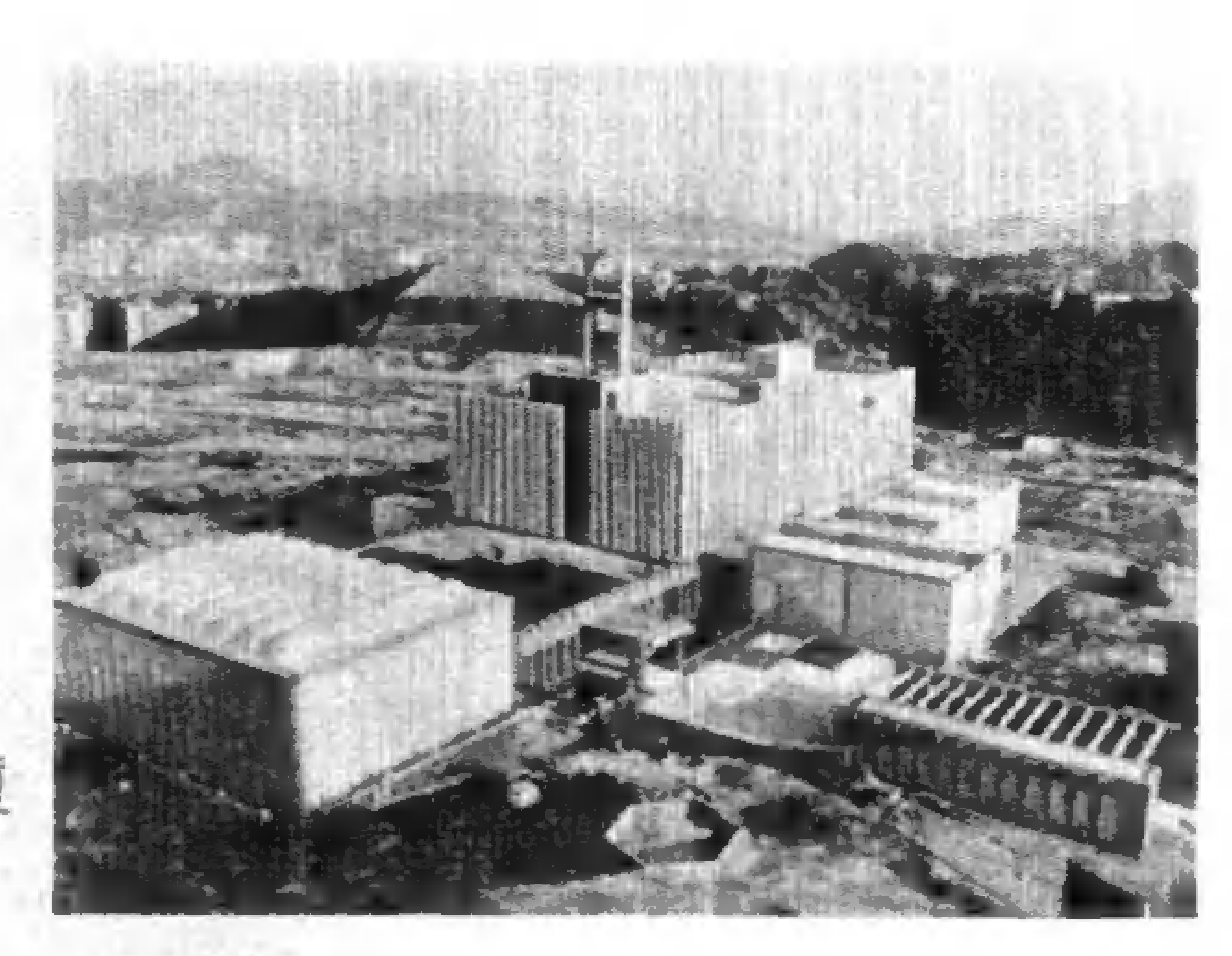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簡介

李平富，浙江人，幼年隨父母來港。他自小醉心戲劇，學生時代得同學鍾偉明介紹，加入「山月同學會」，隨戲劇前輩陳有后、鮑漢琳、雷浩然等習藝。

早在四七年，李氏即與鍾偉明、譚一清等在香港電台播演話劇，及四九年春麗的呼聲開始有綫廣播服務，應邀加入，貢獻良多；直至七三年九月麗的呼聲終止有綫廣播業務，方告退隱。

李平富投身本港廣播圈近卅年，可謂廣播界有數之活字典，其從業之經歷，正反映出本港廣播業之滄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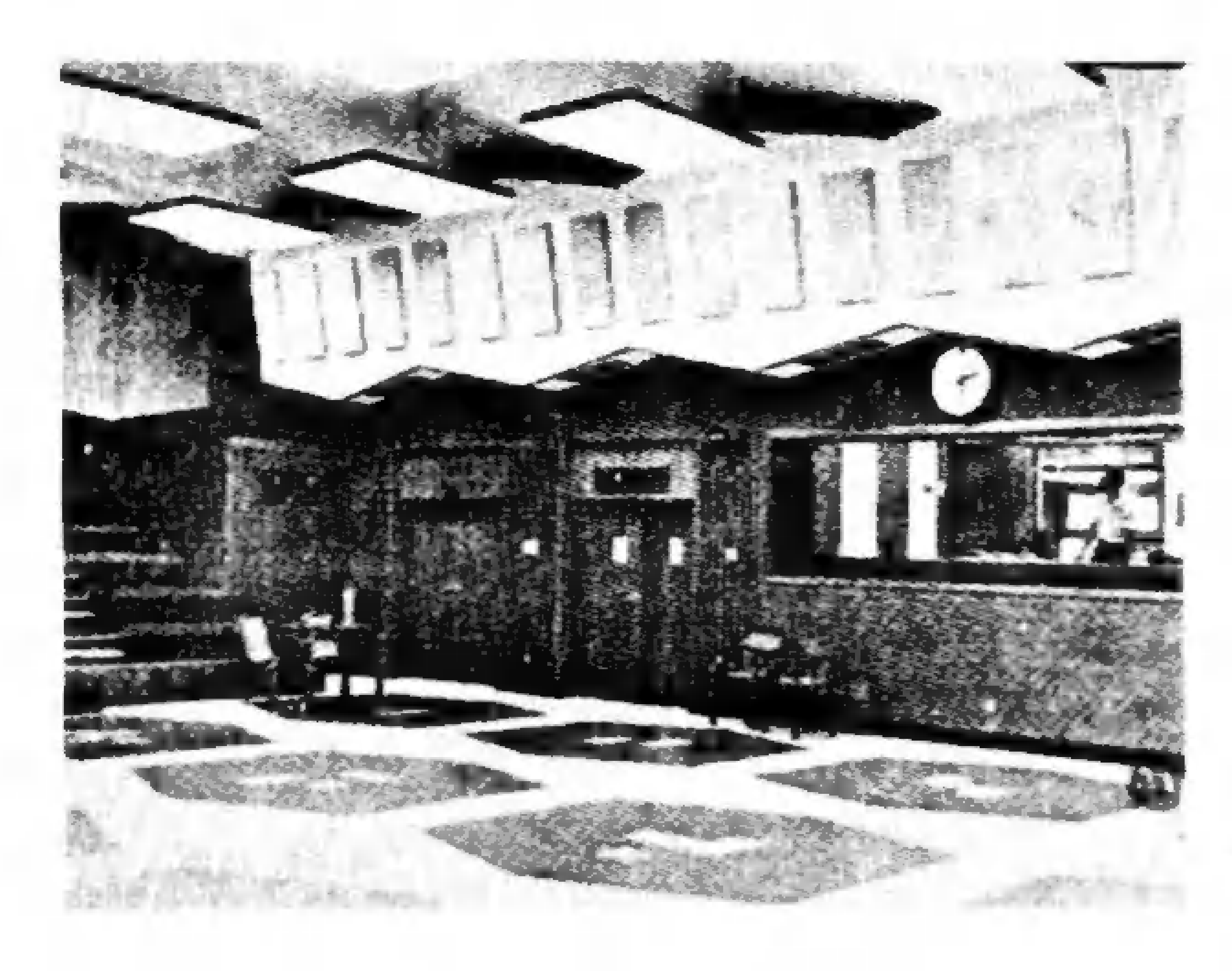
六九年廣播大廈
落成啓用



瑪嘉烈公主透過
香港電台廣播



第一代賽馬節目
主持人簡而淸在
現場錄音



廣播大廈一號錄音室



六十年代的廣播外勤車



香港電台

序

陳有后

五十年代，香港教育司署舉辦港九中學戲劇比賽，當時我任教於同濟中學，負責排練「鄭成功」參賽，幸獲冠軍。此劇由李平富同學擔任舞台監督，參加演出的同學有艾雯、呂啟文、湛永豪等。這些同學後來都成了香港廣播界的精英。

「鄭成功」演出不久，我經常在香港電台播音，參加的有馬昭慈、鍾偉明（現任香港電台副台長）、李平富、鍾樸、梅梓等，這時我的入室弟子李平富也開始他的廣播工作。麗的呼聲開幕了，高級顧問由戲劇家姚克教授擔任，李平富被邀擔任編導，艾雯擔任節目主持，呂啟文擔任編劇，在港一羣劇友，在麗的呼聲擔任紅組廣播劇，每星期廣播一小時的話劇節目。戲劇廣播的展開，由這時奠下基石。

李平富加入麗的呼聲行列後；主持了不少播音話劇，他也可以說是播音劇的前

輩，他和鍾偉明、艾雯合作廣播「結婚十年」。我擔任「水滸人物故事」的寫作，一連廣播了三年，也創了廣播劇最長節目的紀錄，這也是由青出於藍的李平富執行編導的。

現在，李平富老弟把他從事廣播生涯的回憶錄，定名「我的身歷聲」出版，是很有意義的事。這本書紀錄了本港廣播六十年的遺聞軼事，彌足珍貴，我誠意向大家推薦。

目 錄

目錄

目錄

目 錄

最早的電台

假如有人問你，香港在那一年有播音的，你可能要花一些時間才找到答案。

一九二八年，香港電台才正式成立，地點是在中環德輔道中，畢打街轉角的舊郵政局大廈。播中文的 ZEK 電台，英文卻是 ZBW 電台，設備簡陋，比不上四十年代末廣州的私人電台。

每天廣播的時間，只有短短的幾小時，主要節目是新聞報導，其餘的時間播放唱片，說到唱片，由於當時是新興產品，售價當然昂貴，雖然是政府電台亦拙於經費，只好向賣唱片的公司借用。

當時全港「聽戶」，亦只得百幾戶，那年份家裏有座收音機，有個「留聲機」是身份象徵，可以說起碼是老板級人馬，才有資格擁有。

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香港給日本佔領了。香港人捱了三年零八個月苦頭，終於在一九四五年，在光復聲中，回復原來的生活。

香港電台，當然恢復廣播，地址是在告羅士打大厦（即現在中環中國民航辦事處樓上），台長是劉少川，由於是光復初期，物資缺乏。播出時間分上、下、晚三個時間，每節大約三小時，內容以新聞爲主，分國、粵、潮三種方言，晚上再轉播倫敦 BBC 電台，其餘時間，播放各種方言的唱片，根本沒有活的節目，國語時代曲、粵曲、平劇、潮曲，節目雖然簡陋單調，聽衆們已經感覺很滿足了。



早年收音機要領牌



早年的香港電台

報播合一

科技、社會，隨着時日一天天改進，廣播當然不會例外，劉少川傾力策劃，向有關部門申請，增加節目上費用，實現了週末和星期日，加長播出時間。鼓勵社團派員參與粵曲或話劇演出。

這一項措施，市民反應極爲熱烈，使劉先生有了信心和更大的鼓舞。

至於娛樂報導，亦將所有參與播出的人員照片、曲詞，或話劇台詞，一字不漏的，原原本本全部登出，使收聽者耳聽目覩，增加更大興趣。

最早在報紙刊登播音曲詞的人，是伶星報創辦人黃花節先生。

電台和報紙這一項配合，間接使市民對電台的重視，亦造成廣播推進的强大原動力。

除了歌唱是在播音室直接播出外，當時流行個人講述，較受歡迎的有葉慈航先生、方榮先生。前者根據中國名著，將史實不加不減，向聽衆交代。方榮先生卻着重民間故事，加上

勸世，教人勿走歧途，遵古明訓，做人要本着忠、孝、仁、義，上了年紀的人，大半喜歡他的節目，不過每星期只有三次播出。



方榮

播音明星

社團粵曲、社團話劇播出，掀起一股狂大熱潮，有如今天觀看中國女排演出一般。

社團負責人，拚命的在會內選拔人才，操曲、排練、找劇本忙個不了。

電台方面，審查曲詞、劇本、試音、安排播出日期，亦喘不過氣來。而粵曲播出，都是極有名氣的唱家。至於話劇，成績較好的社團，有前鋒劇社，負責人有何楚雲、陳炳球等。

藍菲、梅梓領導的晨曦劇社。順德聯誼會，是潘幼剛。珠寶文員會有譚永堅（譚炳文之叔父）、黃澤等。山月同學會有鍾偉明、劉達、莫蘊霞、譚一清等。

鄭君綿、馬昭慈、毛畏、丹萍，這些都是當時極負盛名的播音明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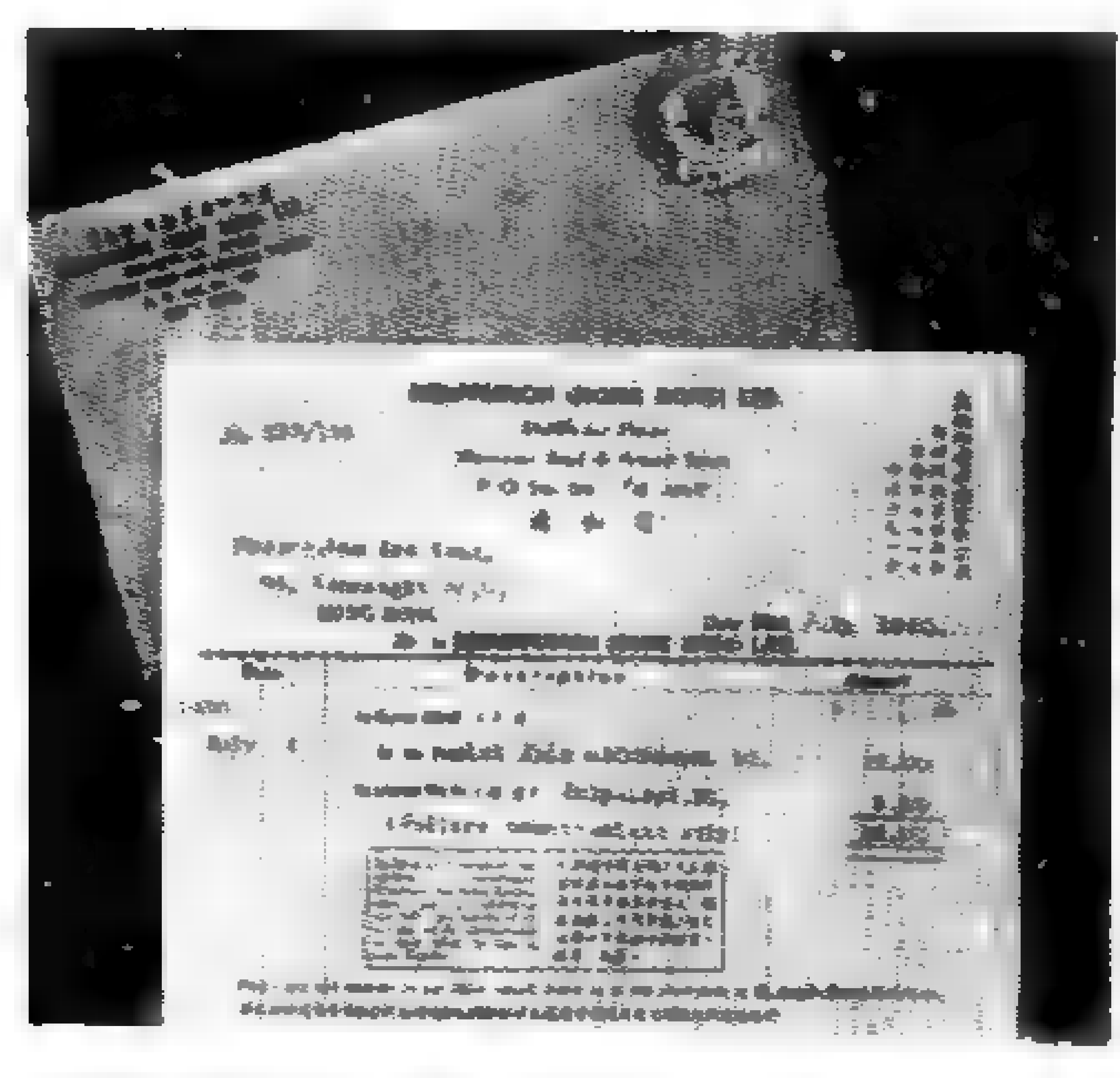
早期播出的話劇，不論哪一個團體，都是採用中西舞台劇劇本，例如莫里哀、雨果、莎士比亞、曹禺、顧仲彝、吳祖光、魏如晦、江上青、田漢、陳白塵等等，都是一流的作家。他們的作品，電台方面有信心，容易通過。

收錢的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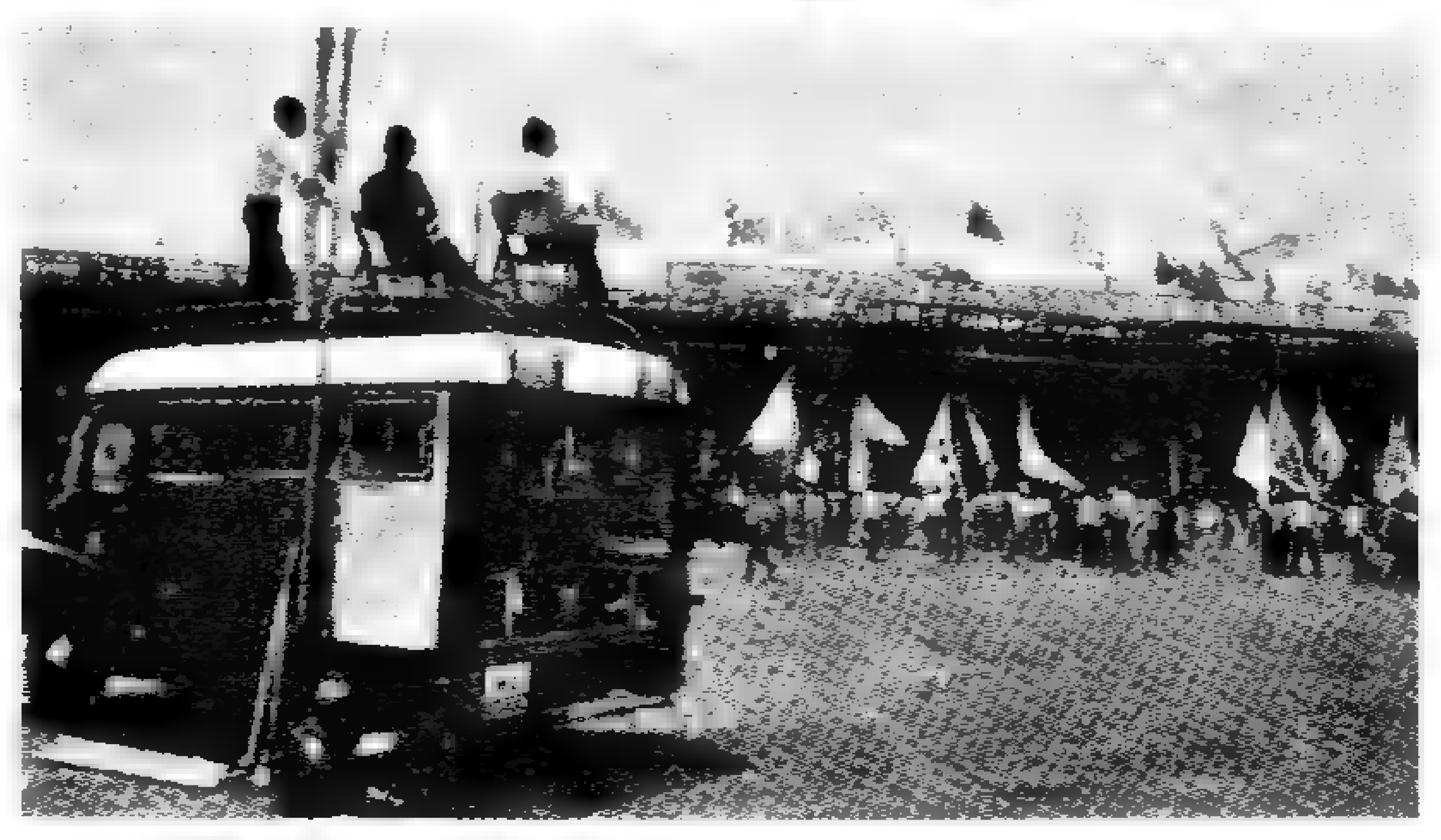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八年秋，港九市民收到一張申請表格，內容大概說，香港在翌年會有一個娛樂節目供應公司。塡妥表格，連同廿五元播音器安裝費，每一個月十元收聽費，一共卅五元，交到指定地點。

這種表格，樓梯口、樓道上，隨處可見，給人擲棄地上，因爲當時卅五元，幾乎是一個人半個月的伙食費，同時究竟是甚麼「玩意」，大家都不知所謂，過了一段時間，又收到一份文件，說有一間娛樂節目供應公司，重金徵求英譯中的公司名稱，英文是 REDIFFUSION。如此這般，又過了一段時間，在大佛口、軍器廠道跟軒尼詩道交界處，看見前邊兩層、後面一層，近駱克道那邊還有幾間，用瓦坑鐵蓋了半圓形的房子出現，即現在的熙信樓。近軒尼詩道還有一個豎直的招牌，就是上述英文字體。跟着該公司以三千元重賞徵求中文譯名，也有了結果，被採納的中譯名是：「麗的呼聲」。

雖然麗的呼聲不斷搞宣傳，但人們忙於生活，忙於工作，仍沒有好好地去注意，香港人一向精打細算，要是你無條件送他一些東西，或你所賣的東西，的確平上一半，半賣半送，才會看你一眼。



收聽麗的呼聲須付費



早年電台的外勤廣播車

麗的有線廣播

英國廣播公司總理威廉哈利曾經說過：「廣播本身並非一種思想，亦非一種文化，更非一種生活，然而廣播對思想有裨益，及啓發人之思想。廣播可以說是美滿生活之一部份。」

香港麗的呼聲之設立，就是本着這個宗旨，經過好幾年籌備和進行，終於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二日正式開幕。

儀式定在下午七時十五分開始，首由董事長屈臣氏先生致開幕詞，七時廿分敦請港督葛量洪爵士剪綵；七時廿五分由華人代表周錫年醫生致詞；七時卅分，伍淑英小姐鋼琴獨奏；七時四十五分，播放音樂唱片；八時十五分，黃錦培先生琵琶獨奏；八時半，男女高音獨唱；九時十分，劉牧先生口琴獨奏；九時卅五分，澤民平劇社演出平劇；十時零五分，粵語話劇「陞官發財」（麗的第一齣話劇，是由譚一清編劇，鍾偉明、鄭君綿、凌芝、譚一清、方達堯等播出）；十時卅分，麗的樂社粵曲演唱；十一時半，粵語、國語新聞報導；午夜十二

時一天的播音終止。

經過上述程序，以後風雨不改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藍色電台及銀色電台由早上七時不停廣播直至午夜十二時，前者為英文台，後者為中文台。



麗的呼聲總部

萬事起頭難

麗的呼聲開幕儀式如此隆重，賓客如此高興，但麗的主腦人，卻是對人歡笑背人愁，因爲當日全港裝機的人，只有四百戶，這個數字，部份是公司高層董事、職員所裝，另外還有部份是免費送給「有關人士」，請他們多多賜教，提供意見的。

每天支出雖然不大，但工程人員、線網部、裝機人員，走遍港九，人數頗爲驚人；至於會計部、營業部到處去招徠裝機，亦爲數不少，單是每月工資支付，已夠主事人寢食不安。

還有幾年來到處掘地、敷設電線，每區又設分站，還有用戶收聽的木箱，這筆龐大的投資，如何回籠，董事局成員，包括高級職員，都無人敢預測，作出答案。

在驚濤駭浪中，時間一天一天過去，領導層每天開會，定出很多推廣大計，報章上、自己電台，不斷介紹自己的優點，用戶每天只付三毫三仙，只是白粥油條的價錢，就可以享受十七小時節目，不用電費，免費受理保養，音

量不受風雨影響，半吹噓、半事實的宣傳，再加上營業推銷員上門介紹、解釋，甚至免費試聽，在「便宜不可不貪」的原則下，兩個月之後，線網部的報告，用戶已有二千戶，幾乎要開雞尾酒會慶祝。

這一個二千號裝機的人士，麗的安排免費雙人到澳門一遊，並免費贈聽一年。

當年這種廣告宣傳手法，並不流行，同時生活水平不高，雖然只是二百元左右的餽贈，收受者已很高興了。

直至同年九月廿二日，距開幕半年時間，已有用戶一萬個，當時平均每月增加一百五十戶。四九年底又增加了一萬戶。原來當時港人不少收聽廣州電台，天空小說家李我播出的「蕭月白」，大受歡迎，但由於時局環境變遷，李我從穗來港，想繼續收聽「下回分解」的聽衆，極爲踴躍，麗的節目部負責人，得知此項消息，立即親自出馬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，邀請簽約，繼續在麗的講述，當時港台亦派員斟介，結果給麗的用優越的條件，棋先一着。

簽約後，加上不斷宣傳，果然申請裝機數

字，瘋狂遞增，線網部工作人員晚晚加班，由此可見「 YOU, ME 」實力之强勁。

他在廣播上的技巧、成就，到今天爲止，幾乎可以說後無來者。他講述的故事，大多數都由賢妻蕭湘撰寫的，不少作品，都拍成電影，非常賣座呢！


李我


蕭湘(左第一人)

播音人職業化

到了一九五〇年，麗的擁有的用戶，已有四萬三千之衆，加上廣告收入，股東們已可「拈鬚微笑」。

當時廣告經理是鄺天培。TP 是這一行的奇才，業務一日千里。節目部是由王秀山、林國楷兩位推動、安排、招募。前者交遊廣闊，認識戲劇界朋友不少；後者對粵劇、粵曲界人士非常稔熟，故各類節目增强調配，易如反掌。

除了月薪播音工作者，咪前的播音人，原來都是業餘性質，熱愛這門工作的人，總不能爲興趣、爲藝術而餓着肚子，或長年累月回家吃飯，去娛樂大衆。

廣播節目不斷增加，播出的人，放在這方面的時間亦相應越來越多，王秀山和林國楷兩人，爲了要藝員專心一意做好節目，一時間公司是不可能僱用這麼多人，怎辦？於是就約了我和譚一清兩人，到公司會議室一敍，問及一般播音人的生活情況。

譚當時是在爺爺的旅店工作，我則剛好離開學校不久，經過兩三天時間互相交流意見，一致認爲應將業餘變成「職業化」，若未有完善計劃納聘爲職員，大可依照我們二人已進行的辦法實行。



麗的呼聲廣播劇錄音

聘職員怪招

鄺天培先生，老友稱呼他爲TP，爲人幽默豪爽，滿口滬語，英語又流利，人面又吃得開，因此他担任電台廣告經理，的確勝任有餘。

曾記當年，他招聘助手，必要自己親自接見，據說他有一種特別靈感，這人是否能夠忠於職守，對己有助，對公司有利，在口試中就可以分辨出來，很少出錯。

好幾次，有些求職的青年，在塡妥求職表格後，TP拿着表格，照例要問幾個問題，第一、你對跳舞有興趣嗎？第二、抽香烟嗎？抽的是甚麼牌子。第三、有沒有飲酒？飲的是啤酒、拔蘭地，還是威士忌，能飲多少？應徵者十之八九，答案都是說：不，這三樣不良嗜好，都不會的。他聽了微笑點頭，跟着說：好，過兩天我們會有信給你，跟着非常客氣地送你走。

在他手上那份表上，你猜他批了甚麼字句？「不用」！爲甚麼？他說：我們做廣告營

業員，一定要對客戶，投其所好，因爲一杯在手，洽談會容易得多，成功機會亦大得多，他手下的人，都是靈活、機智，在爭取客戶方面，往往都給他佔盡上風。全盛時代一頓飯，他可以個人獨飲兩大瓶酒，面無懼色，問你怕未？

兩位大功臣

林國楷先生，友儕對他之稱謂爲 KK ，又簡單又親熱，當年風度翩翩，待人和藹可親，間常極少開言，但與知己相對卻又廻異，談笑風生，高級幽默，使你畢生難忘。

在麗的最艱苦的開墾時期，與王秀山二人，出雙入對，時刻研究節目推進方案。假如你是老香港，總可記得，每晚銀色電台，播音員向你道晚安之後，完播曲叫「依稀」，三件樂器奏出，其中一件是由 KK 所奏，原來他對粵曲造詣相當高深。到後來公司業務發展，人事越來越複雜，權利之爭日趨嚴重，因而引退，離開是非圈，自己搞生意，後來在泰林任要職。去年末，在尖東一大酒家門外相遇，風采依然，雖然地位懸殊，猶能道出在下姓名，確屬難得。

至於王秀山，本是體壇名將，離開麗的後，轉入政府機關工作，平生爲人豪爽，交遊廣闊，常抱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態度，時而身懷巨款，時而兩袋空空，不過人緣相當好，數年

後，從同事中獲悉他因病「乘鶴去」，使人有「好人爲何會早去」之感，惋惜不已。由於他離開了娛樂圈好幾年，再加上各奔前程，工作各異，消息隔膜，事後才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除了黯然神傷，還有甚麼好說？

籌募善款

首創有線廣播的麗的呼聲，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二日正式開幕，經過各方面努力，六個月後，用戶已經達到一萬戶，自從李我續講「蕭月白」，每天平均申請安裝約爲一百五十戶，到了四九年底是二萬戶，高層人士極爲雀躍。

一九五〇年，一年內用戶又增加了二萬三千個，合起來一共有四萬三千之衆。

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，有了錢，總會想到要做些好事，因爲取諸社會，當然要用諸社會。有人說貧窮難出孝子，看來似是而非，試問兩袋空空，老人家想嘗一下「基圍蝦」滋味，怎辦？

防癆會在五〇年，籌募慈善基金，借助麗的撥出廣播時間，安排特備節目，加上呼籲，共籌得二萬多元，這年代已是很可觀的一個數字。

由於各方面對此擧非常讚譽，以後每年起碼一次，擧行或響應各方面的慈善義播，例如

五六年響應星島濟貧運動，得款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元，成爲此類運動各項籌募節目中捐款數字最高峯。五八、五九響應華僑救助貧童運動，籌得廿六萬八千元，使港九人士更爲矚目及讚許。

祝融突降

正當麗的業務，有如旭日東升之際，不幸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，上午九時廿五分，祝融突然降臨，把五年來的血汗，於數小時付諸一炬，可惜之至。

當時總經理華廷，華人經理陳培楷，曾一度向各報記者，報告經過。首先發現空氣調節器的通管，有烟冒出，負責冷氣的，及工程師們立即去跟查，用喉及救火筒灌救，豈料濃烟越來越多，變本加厲，於是通知消防局。公司內的員工，紛紛請示經理，應如何搶救？唱片房主管林子京不顧一切，着令部門內所有人員，小心把絕版的、稀有而又珍藏的唱片，搬出馬路，其他部門的人，沒有特別任務，亦奮不顧身，參加行列，直至消防員認為有危險時，勸喻各人停止，才不再繼續。

事後統計，百分之八十的唱片，都倖免於難，公司方面事後曾作出獎勵以示答謝。至於文件大部份在二樓，因濃烟太密，無法取出。此次大火並無人口損傷。

在當天上午十時半，全座大厦各室已成火海。

經過高層人士與港府要員會商，獲准暫時借用德輔道中、畢打街的郵政總局地牢，戰時遺留下來的播音室，繼續廣播。

高士打道舊海員俱樂部，撥借地方作爲錄音室。當時所有工作人員，都非常艱苦，因爲分成三個地方製作，中環是播音室，高士打道是錄音室，駱克道頭又是工程部，遇上不正常事件出現，人們就得跑來跑去。奇怪那年代的人，個性是否純樸，或是人浮於事影響，絕沒有半點怨言，你說奇怪不奇怪。

過了幾個月的時間，才把經過回祿災場，重新裝修，恢復原狀。

神聖編劇家

四〇年代末期，參加廣播人士，不論男女老幼，全部都是「食爺飯着𡃁衣」的人。

一小時的播出，劇本大約要一萬二至萬三字，從構思、分場、動筆、完成，總得要花兩三天的時間，跟時下的名作家，有了這麼多年經驗和訓練，只要六七小時就可完成，簡直「蚊髀與牛髀」無得比。旣然要傷這麼多思考，又要花這麼多時間，有時還要給人「窒」到飛起，你總會說：「爲了錢，爲了五斗米折腰。」夫復何言？那你錯了，因爲是沒有報酬的，唯一收穫，只是在廣播開始，播音員宣讀一句，由某某編劇，這些時間損失，腦筋運用，算是得到安慰了。因此我說他（她）們是——神聖編劇家。

其次要一讚的，那些參加播出（開口的）演員、導演、劇務、抄寫、效果，全部工作人員，都沒有收入，屬義工類。

電台每個節目的播出，都有一百二十元車馬費支付，作爲酬勞的，那末這筆錢去了那

兒？原來涓滴歸公，全部交社團負責人簽收，回去交給會或社的財務、司庫負責人，作爲經費，如果社長或會長「有身家」的，播出後，帶同全體人員去「炒粉炒麵」宵夜一度，以示讚揚一番。

電台劇作家

播音劇，不管用甚麼形式，衆所周知，要有好演員，好配音師，導演亦有關係，而最重要一環，就是上佳的劇本，那就是編劇，不過一般聽衆卻絕少理會。只知道誰播得好，留下深刻印象，言情小說的男女主角，每句台詞纏綿悱惻，年青男女，隨着他或她們的說話，幽怨、傷感、失望和喜悅，更有人對主角（劇中人）遭遇，當成飾演的藝員，寄予同情，使人啼笑皆非。

因此一個編劇高手，他的每一句台詞，都可圈可點，每一段情節，必細心安排，他的作品，必也成爲搶手貨，一個故事未完，早有導演特約，要他交「本事」審閱。

至於編劇家，可分幾類：有「往錢看」的，佳作不是沒有，平均只有十分之二；名士派，第一不是爲稿酬，名重於利，像陳廣福名噪一時的「星下談」，清新而有文藝氣質，令人盪氣迴腸，情節迂迴，直使人徹夜難眠，要選十大傑出編劇肯定少不了他。尚有一位黃澤綿

前輩，把外國劇本改成本地化，那些劇本又屬名士派作品；還有穩重派，作品穩健，佳作成份爲十之八九；最後是被逼派，全部是職員，公司指定某一兩個編導負責，除導播外，還得編劇，是相當沉重的苦差。

音響配合

播音，顧名思義，不單是人的聲音，從空氣中傳播，當然包括其他的音響。

舞台劇，例如《雷雨》，除了對白（台詞），有幾幕劇裏，尤其是最後一場，大雷大雨收場。舞台上最高處用花灑放水，觀衆已知在下雨，行雷閃電，在後台「鋅鐵板」、「鉛球」，加上負責燈光的，利用技術，就全部表現無遺。

電台廣播，今時不同往日，現在你要甚麼有甚麼（當然還有一兩件，仍未辦得到的，容後再談），當時卻想那樣卻未必有的，再加上未發展到有錄音這玩意，大傷腦筋。

畜牲叫聲，豬牛羊，雞鵝鴨，貓狗這些叫聲，還得用口技去配音。電台不是沒有這類音響唱片，因爲唱盤設計，負責配放人員技術問題，配不準，寧可用人好得多了。

一次，新編的一個劇本，夫婦兩人，正在閒話家常，夫：「阿珍，明天你媽生日，現在是月尾，還未出糧，買禮物的錢怎麼辦呢？」

妻：「不如拿我這金頸鍊去當了它——哎喲阿B仔『喊』……」

負責配音的潘先生，想把嬰兒哭聲放出來，豈料忙中有錯，把牛叫聲音配了上去，只好再找嬰兒哭聲放出，成爲大笑話。原來效果音響唱片，一隻唱片有十段八段不等，每段有不同音響，唱盤沒有急停、急放設備，只靠手拿着唱頭，聽見演員說到那裏，放下唱片，開掣，把聲音放出去的。潘先生是一位大近視，眼鏡玻璃足有三分厚，度數多少，讀者有數。

還有一次，一位偵探追捕犯人，也鬧了個笑話。

探：「喂，不要走，再走我開槍了（跟着遠近的跑步聲，探員的氣喘聲），喂！你再走，我眞的開槍了，現在我數，一、二、三，唏！」

配音師，忙不迭立即把唱頭放到第二段，左輪槍聲，開掣放出去，左輪槍聲是「砰、砰！」結果出來的卻是「篷，篷！」變了大炮聲，爲何如此，原來七十八轉的唱盤，用了卅三又三分一轉，烏龍百出。

探員放大炮追賊佬，千古奇聞，成爲佳話。

在未有完善設備的年代，一般人都喜歡自己用人工去做，例如槍聲，用「喼紙」，玩具槍，或錐仔打。另外可以用竻竹，打在地上，都會有槍聲的音響。

游水，預備一盤水，用手潑。潛水用飲管在水裏吹。

原始音響做法

跑馬的馬蹄聲，可以用直徑五寸左右，大竹節，互相碰撞，快慢視乎需要，開始和停步，都要有經驗才能相似，加上小銅鈴搖兩下，唱片的馬兒呼吸即成。

射箭可用「雞毛掃」或「籐條」用力揮一下。

落大雨，可用平底篩，放些黃豆下去，左右擺動，十足十雨點的聲音。

狂風，原本是用農村吹穀殼的那副機器，只是用手搖的那種。

拳打腳踢，可用皮面「咕㖠」，用手拳打下去。

搖櫓，用兩枝直徑二寸茅竹，用麻繩縛紮，然後把它磨擦，再加水聲一下一下的，非常像樣。

比劍，或刀劍交鋒，只用鐵器敲擊，沒有用泥水師傅的「灰匙」敲擊的好。

打劫陰司路，撬棺材，只需用兩塊木板，釘上幾口釘，留個空隙，用鐵器互撞，然後再

用事先打拆的掃把柄，將它拉開，撬動木板，發出「勒，勒」聲，最後把一塊床板大力投在地上，簡直天衣無縫。

至於斟茶倒酒，打火、劃火等等的聲音，照日常的去做便得，時至今日，不常見的音響，已有唱片可用了。

舞台劇與播音劇

除了音響配合，要加强氣氛，還得用音樂，例如古裝武俠的，在緊張氣氛，多數用琵琶獨奏的十面埋伏。哀傷悲慘的用二胡獨奏，輕鬆喜快的可用採茶撲蝶。

時裝的，要是悲感的，多數沿用粵語殘片時代常用的西樂，品種繁多，由負責配音者與導演議定。

舞台劇，要轉換場地，就得落幕，換景。假如時間上的差異，現在第一幕進行的事，是上午七時，繼續下去，要等到周日晚上七時，那末可以將燈光漸漸隱黑，或把照明全部關閉，幾秒鐘後，重放光明，表示中間那段無謂，跟劇情無關的空間過去了，繼續演下去。

播音劇，編寫方面，比舞台劇易得多，有很多種手法，有用敍述方式，介紹人物與事件進展，或時間上的過程，總之對白無法交代的，都可由第三者把它形容和描述。比較細心而有經驗的編劇，他們盡量少用這種手法，會用台詞的組織，例如：

男：「一言爲定，今晚七時到你府上，再見！」

女：「好，今晚見。」

配音師放一段音樂，十秒八秒後重開「咪高峯」。只要女的第一句對白說：「呀，你眞準時。」就表達了。

音樂過場的運用

播音劇裏常用的「音樂過場」就是把故事中，不必要的時間、空間、場地變易、人物變遷，幾秒音樂都帶了過去，例如兩個老友，在機場分手：

甲：老陳，你這次移民去加拿大，甚麼時候才回來？

乙：那邊是有規矩的，大約要等五年，只要一符合規定，會第一時間回來跟你相聚。

跟着音樂揚起，幾秒鐘後，甲乙二人繼續談話，這已表示時間過了五年，乙又從加拿大回到香港。這段音樂過場，是表示時間過去了。又例如：

甲：老陳，現在是下午四時，一會兒五時放工後，你有甚麼地方去？

乙：沒有。你有甚麼打算？

甲：我想約你七時去尖沙咀「老牛莊」飲杯酒。

乙：好的，我也很久沒去了，七時「老牛莊」見。

音樂過場，再開咪的時候，他倆人碰杯說話，這就是時間變遷，地點變換。較有資格的編劇，利用台詞交代下一場的時、地、人，讓故事爽朗地進展。筆者亦曾見過較爲低劣的作品，一小時劇本，用到十一二個音樂過場，還要每段由第三身敍述介紹，簡直是豈有此理。

新手法始祖

本港極流行的「戲劇化小說」，最早編寫（可能參考外國電台）的一個劇本，是由鄺天培、林國楷兩人創始，劇集名稱——「郭林探案」。半小時一個故事，有時用探長第一身敍述，亦有用第三身敍述，配上音響效果，既生動又吸引，偵探故事，當然離不開緊張曲折，探索追查，作者因此安排了探長的一個助手，生性呆直，有勇無謀，一來可以托襯探長的英明能幹，二來可以在緊張氣氛中，來一下輕鬆搞笑，使聽衆調劑一下情緒。

顧名思義，「郭林探案」，是介紹郭林探長所經歷的案件，郭林其實並無其人，只是作者二人的姓，覺得[redacted]林，似乎音韻不夠響，就演變了郭林出來，這角色一致選定曾連任幾屆「播音皇帝」、享譽迄今的鍾偉明。那個助手叫阿梁，由我飾演。其他角色，每場不同人物，配合不同人選播演。

後來鄺林二人工作實在太忙，把編劇任務交到「大梁」梁省濤和我二人手上，以後跟着

這個模式，繼續編寫。其他項目編劇，亦循着這方向及模式編寫，因此淺見肯定這類「戲劇化小說」新手法寫作，始祖是鄺天培與林國楷兩位仁兄，相信行裏人也不會反對的。

艱苦年代

早年編寫播音劇作者，大致可分爲三類，有用語[redacted]文，亦有用粵語，更有兩者並用。

現在說一說，當年一個播音劇的播出，首先定出一個主題、大綱、情節安排、分場，寫好劇本，先呈閱電台，批准後，就可以有播出日期，立即將原稿交人用針筆版、抄蠟紙、油印（油印機當時要向政府登記，同時一部機價值相當昂貴），多數是自己做一個木架，用膠皮刮油，透過蠟紙空隙印出來的。

有了劇本，導演和編劇，商討派角，列出演員表後，召集圍讀，導演把每個角色個性，詳細介紹，編劇又把故事講解，比演出一台粵劇，或拍一套電影更加隆重。

雖然播期可能排在三個月後，但圍讀排練已開始，每星期一至兩次，每次可能對三至四次，直至接近播期前一星期，還需增加時間練習，演員們對那劇本，幾乎可以背誦，認眞程度，由此可見。

到今時今日，大家總會認爲多此一舉，浪

費時間，這可不能「如此說」，時下的播音人，其中不少積存三十多年經驗，根本一接劇本，便可埋「咪」。不過我仍然認爲要多謝當年這班努力分子，闖出一條「播音之路」。

劇本荒

名家劇本，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，各團體爭相採用，派出不少人馬，到處搜購，或借用，終於出現了「家有二千，每日二錢」的情況。就以《雷雨》來說，隔了三四個月，又有另外一個社團播出，好像是比賽一般，劇本荒已達到極貧乏地步。

終於幾個比較有規模、有成績的團體，派出代表向電台方面建議，由對戲劇有認識、有經驗的人去編寫，在毫無辦法的情形之下，接納試辦，不過先要交劇本給電台負責人仔細審閱，故事大綱，情節進展，人物關係，是否合乎時、地、人的「三一律」等等。

有時一個一小時的播音劇本，社團的負責人和編劇，要上電台辦公室見辦事人四五次之多，爲甚麼？「駁橋段，駁台詞」，改完又改，很多時，雙方面紅耳赤不歡而散。在社團方面，結果還是尊重電台意見的，因爲不能就此不去播出，有失面子。當然亦有例外，和「死牛一面頸」的「衝動派門人」，各執一詞「爆

火」，寫劇本的取回作品，當着對方代表，把它撕毀，這位青年劇作家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晨曦劇社的藍菲。經此一役，電台亦把尺度放寬了。

偷師苦學

別以爲一小時播出，花上幾十小時「精雕細琢」，覺得好笑，多此一舉。因爲當年全部直播，沒有錄音，加上全部台詞登在報章，說歪說錯，電台會有意見，聽衆會有投訴，下次想申請排期，大有問題。

社團屬下會員，推選出來參與播出的，除非你特別天賦「口齒伶俐」，否則多半是會裏高層人士子女，因此質素是不須懷疑。社團成立，要經華民審核，不良份子無法入會的。這些未來的播音明星，具備優越背景，所以就不計較酬勞，一心一意培養技巧，也是一個主要因素。

記得當時政府二級文員的薪金，爲月薪二百四十元，可見當時幣值，和生活指數情況。

想參加播音，當然對戲劇有認識、有興趣爲先決條件，這一個新興行業，沒有學院，沒有專師設帳授徒，只有一條路可走，找熟人介紹參加社團，伺機認識導演或主角，人家排練，坐在一旁聆聽，屬偷師類。到正式播出日，

又跟着去電台，一於二仔底死跟，表現誠意，得到導演青睞，派一個閒角，有三兩句台詞，已是心滿意足。

目前紅透半邊天的播音人，都是這樣來的，他們今天的成就，不是僥倖，經過不少努力而成，確是始料不及。

劇本題材

一般來說，不論舞台劇、電影、電視、電台也好，劇本可以說是整個演出的靈魂，沒有一個好的故事，好的劇本，算你是天皇巨星，資格老到的前輩，亦無法使觀眾聽眾欣賞，獲得好評的。

爲了解決劇本荒，電台試用從事戲劇工作者的創作，果然間有佳作，同時有選擇餘地。

能夠執筆的人，都去嘗試編寫，成績較好的有毛畏、鍾偉明、藍菲、譚一清等。

當年聽衆比較接受愛情倫理悲劇，只要內容合情合理，感人肺腑，就會獲得好評。其實編劇者，多數都會認爲悲劇易於處理，不理你是「鴛鴦蝴蝶派」也好，只要是「死人塌屋」、「屋漏更兼逢夜雨」、「寡母婆死仔」，總之令人哭個痛快，容易找題材，台詞也可省幾句。

相反的，喜劇則較難找題材，只靠台詞，沒有動作表情，靠劇情、處理及組織上確是較爲困難，一不小心，變成胡鬧，惹人反感。從

名家劇本裏亦沒有幾本成功的，像《欽差大臣》、《喬遷之喜》的能有幾本？

至於「偵探」、「歷史」更沒有人肯去嘗試，最多是發展到「社會現實」帶點諷刺性的。

經費不足

電台播出新編的話劇，風靡一時，人們趨之若鶩，當日港人生活單調枯燥，由此可見。

除了話劇，南音演唱，各地方言，有一段時間，盛行「古腔粵曲」，時下除了對粵曲愛好，或是粵曲前輩，知道是一回甚麼事，可能還會哼幾句之外，年青一輩，可能不知是甚麼一回事，這一門藝術，再遲些時一定會湮沒。

才子潘朝彥的尊翁潘賢達，對「古腔粵曲」是個倡導者，梁素琴尊翁梁以忠，母親瓊仙都是這方面的專家。

月兒、李燕萍、梁瑛、李慧、徐柳仙等，亦經常到電台演唱，情況相當熱鬧。

潮籍人士在港，富甲一方有的是，佔香港居留人數百分比亦相當高，電台亦排出時間，讓他們來演唱。

蘇浙、冀魯同鄉亦不甘後人，亦往申請播出，他們播的是「京劇」，而「越劇」、「的督板」、「評彈」說書，欣賞人少，當時還未在電台播出。

除了上述幾項「特備節目」之外，大部份放唱片，國語時代曲，周璇、吳鶯音、白光、龔秋霞等等主唱的。

粵曲則有薛覺先、馬師曾、上海妹、唐雪卿、白駒榮、半日安主唱的，經費所限，電台無法大開拳脚。

播音明星不易爲

播音明星，實在不易爲，早期除了沒有薪酬，還得自付交通費，「食自己」。那時的家長，並沒有現時的開通，一致認爲是「擘口仔」沒出息。另外兒女當差，也極端反對。「好仔不當差」，又有甚麼「生不入官門，死不入地獄」之說。

今時今日，大大不同，兒女要是在電台播音，電視台演出，一早知會親友，甚或邀請到家，劏雞殺鴨提早用飯等候收聽、收看，一起欣賞，儘管做個「火柴演員」，也覺甚有光彩。至於兒女當差，人們也另眼相看，穿起制服，的確威風凜凜，前途無限。想當年，眞令人氣結不已。

有些較爲出名、成績較好的，雖然沒有收入，但收到聽衆來信讚譽，或異性欲交爲友，眞有飄飄然之感，這算是精神上的收穫了。

這段時間，亦有一兩位給人認爲是「前輩」（其實只不過有兩年經驗），可能生活壓迫，竟然收起徒弟，當然要收費，他利用了他們

播出，利用有社團登記，而無活動的會社，代爲播出，既收車馬費，又獲學徒的奉獻，幹其名利雙收的勾當，這不能怪誰，願者上鈎而已。

具備三條聲帶

作爲一個電台演員，一定要具備三條聲帶，這是最基本的，不論男女，假如只有一條聲帶，那你的收入肯定到此爲止，假如這場戲裏，開始是個青年，一定要溫柔悅耳，動人聲調去扮播，到了中段，四十多歲，是否要變一變聲呢，到了將完場時，已是六十開外，兒孫滿堂，難道你仍用開始的那把聲音麼？這只是聲音方面，還有語氣，當然亦有不同，往往只憑語氣，可以分辨你的身份、個性、形態，聽出這藝員的造詣。

假如只有一條聲帶，則有很多劇本，你不能接，亦沒有導演會派劇本給你，因爲你有一把嬌滴滴、逗人憐愛的「甜」聲，而劇本角色，要求一個稍爲豪爽性格，帶點女強人氣質的，你怎能勝任？等如時下電視台演員，戲路廣闊，可忠可奸，愚笨、精明，動若脫兔，靜如處子，正所謂「扮甚麼似甚麼」，保證是個「當紅炸子雞」，怎會給人冷落或雪藏？

鍾偉明就是有這樣的本領和造詣，一方面

要單人講述，另外又得被邀參與播出各類不同性質的節目，時而扮演傻頭傻腦的戇直青年，時而扮演古裝豪俠，另一個節目請他做一個多情小生。

播音小姐

麗的早期，只有三個播音室，每室必有一控制室，除了一組是英文台佔用之外，其餘兩組，一組是十七小時播出用，另一個大播音室，是特別大型節目用的。

播音室裏的小姐，分三班輪值，與控制室當值一樣。控制員負責開關「咪高峯」，放唱片，留意聲浪大小，加以提壓，與目前的「DJ」差不多，只是他們是不用宣讀節目、介紹唱片，專心一意注意音量指示器，唱片正確的播放而已。

至於播音小姐的工作，看見紅燈一亮，把應該要說的說出去，其他可以不理。不過這兩室的人員責任很大，壓力亦相當重，放錯唱片，說錯了同樣會受到處分。

當時新開檔、新埋班，播音小姐的挑選，質素多少因急就章，沒有嚴密考查，學歷上沒有特別注重，只要聲線嬌滴滴動聽就過關。

每個播音小姐，最緊張時刻，是新聞報告，時間逼促，負責編譯的，又要編，又要譯，

播音員往往沒有時間，從頭到尾看一遍，又缺乏經驗，對世事、地理、時局等等都認識不多，時間一到，就得開聲。

一次說到地名「波羅的海」，竟說成「波羅嘅海」，成爲播音行裏笑話。其實這也不能怪她，編譯員的飛筆，控制員的催促，在熱炒熱食，吞生蛇，譯半張講半張，的確難捱，編制如此，上訴無門，只好暗彈珠淚。

受領班申斥幾句已是小事，帶去見上司，三次紀錄，可能還得「炒魷」。

其次，一些胡鬧混吉的聽衆，遇上他有空閒時間，撥個電話來騷擾，指明要當值播音員收聽，拿起聽筒，第一句就是粗言問候，唯一招數，把聽筒遠離耳朵，以免震壞耳膜，過一陣子，等他發完了牢騷，陪笑致歉。

可能你會說不要理他，或者來一個「反唇相譏」，論一下道理，可能你上司會收到他的掛號信，向他投訴，一查當值者姓名，你可逃不了。

試過一次，一位姓梁的，初則語調溫和，禮貌解釋，來者卻仍窮追猛打，終於在忍無可

忍，佛都出火，卻仍考慮到後果，拉長語氣，放低聲調說：「先生，既然你不肯原諒，不接受解釋，只好請你別聽我說好了。」

糟，大班指示，「這是否想聽衆拆機，我們是收錢的，立即寫信向人道歉！」只好唯命是從，別無他法。

戲劇顧問

麗的有了四萬多用戶，股東們當然笑逐顏開，主事人當然發財立品，一方面安排更多造福社會人羣的節目，一方面又加強節目上陣容。

粵劇，在三十年代，省港澳最受歡迎，最多人欣賞的節目。薛覺先、上海妹的《白金龍》、《胡不歸》。馬師曾、譚蘭卿的《璇宮艷史》、《賊王子》。加上一羣名噪一時的大佬倌，唐雪卿、半日安、千里駒、白駒榮等數之不盡，各有各擁躉，各擅所長，陣容雄厚，熱鬧非常。

五〇年代，新馬師曾、芳艷芬、紅綫女、何非凡等更瘋魔整個港九。麗的有見及此，於是重金禮聘名編劇家唐滌生担任戲劇顧問，一方面聯絡安排粵劇播出，同時審查各類廣播的劇本內容。

唐先生爲人隨和，絕不擺款，當局想安排一個房間給他辦公，以示尊重，爲他婉拒。寧願和我們一班編導，例如艾雯、譚一清、莊元

庸、羅鳳筠、劉惠瓊等坐在一起，有時可以交換一下意見，並且常常提示各編導對編劇方面的手法和處理，使我們獲益不少。

他曾對我說：「你們能夠在這樣嘈雜的環境中，編寫劇本，我眞的佩服之至。」

神筆與工筆

唐滌生當年住在九龍塘沙福道，環境優雅，不像今天亂七八糟，是富人聚居之處，不管日夜都是很清靜。他編劇都選在午夜，更闌人靜時刻，不受任何事物影響。因此他的作品，能夠雋永留存世上。

在任期內，編了一齣播音粵劇《稻草人》，由梁醒波個人獨唱，曲詞警世，用寓言方式，唱盡人間世態。編撰方面，固然字字鏗鏘，演唱者不浮誇弄墨，使人百聽不厭，極受歡迎。

與此同時，他的作品，《販馬記》、《紫釵記》、《再世紅梅記》、《帝女花》等等相繼面世。

晚上撰曲，日間在辦公室，細讀史書，翻查元曲，沉思構想，以備晚上動筆。他不只能撰寫，原來還是「工筆」高手，把劇中人的服裝鈎劃出來，人像「甫士」，栩栩如生。

他的作品，大多根據元曲，字字推敲，一絲不苟，連口古道白，亦摒除俚俗，務求文雅

清高。

最令人欽佩者，過去沒有人敢用的《粧台秋思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他都選出來，嘔心瀝血填寫成主題曲，家傳戶曉，「落花滿天蔽月光……」

巨星的殞落

「再世紅梅記」，年逾五十過外，也許會看過，年青人恐怕只能從唱片或盒帶去欣賞。

記得京劇，在舞台上是有很多規矩，要大家共同遵守，千古不易，據說若不理會，就會出亂子。試過一次，某戲班演出三本鐵公雞，本來所有出場的演員，都要在後台上香奉拜，其中有兩個武藝子較好的沒有上香，結果在武打場面中，中了好幾招。另外一次在上海，演出「關公走麥城」，在「歸天」的那一幕，未開幕前，照例要把點起香燭的香爐，推放在舞台前的左角，然後響鑼鼓開幕，但當時沒有去做，結果「無端端」舞台上怪火出現，把整間戲院燒毀。

至於「蝴蝶夢大劈棺」，其中一幕要放一口棺木上台，用人扮兩個「紙公仔」，一個叫「二百五」，一個叫「三百三」站在靈堂。這場戲亦必要焚香燭的，據說若不依例行事，定會有人命關天事件出現。「再」戲其中一幕，亦有棺木擺放，紅船規矩如何不得而知。在第

二晚上演的時候，大堂突然一陣混亂，唐哥感到不適，親友們立即趕急把他送往醫院，心臟病發，與世長辭，人們為一代巨星的殞落，無不黯然神傷。

陋習與出風

「唐哥」，所有同事都這樣稱呼唐滌生，他覺得歷史悠久，傳統的粵劇，漸有走下坡趨勢，加上粗製濫造，老倌們不負責任，撰曲編劇不肯費時鑽研，馬虎塞責。他立下決心，挽救過去粵劇陋習，經過幾年苦心孤詣，編撰了幾齣不朽之作，以留存後世。

每一個劇本出來之後，一定要求班主，或主事人，召集全體演員，講解故事過程，描述每個角色的個性、特點，有如舞台話劇圍讀排練，然後開鑼鼓、音樂配唱，進一步練習台步、做手、關目等等。

大老倌往往喜歡在曲詞中加「孭仔字」，有時加在句中，有時加在句尾。丑生在道白、口古，更亂爆一通，遇上觀衆有強烈反應，沾沾自喜，以爲「搞笑」成功，翻來覆去，離題萬丈，以爲成功之作。遇上唐哥是絕不同意，定加反對，同時約法三章，每次演出，不能加減。

各人見他如此認眞的說出陋習影響之害，

一致信服，共同遵守，有規有矩排練，到正式演出前，例必來個記者招待，果然獲得好評如潮，場場滿座。

唐哥最後的作品，應該是《再世紅梅記》，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中，假利舞台演出，當時極哄動。

純屬巧合

唐哥一生，爲粵劇獻出最大的努力，正所謂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在他病發的一剎那，仍能見他編撰，他策劃的作品在演出，應該「死而瞑目」了。

另一個道聽途說，唐哥辭世後，有人將他的遺作，不顧道義，加以利用，沒有將版權費付與其家族，果眞如是，眞使人感慨萬千了。

事後亦有人說：「唐哥之死，與風水有關。」原來一九五四年底，軍器廠街麗的發源地，發生一場火災，經過一段時間，業務發展太速，變成地方不夠用，加上又有一個更大的發展計劃，終於買下「六國飯店」左鄰的「金城戲院」舊址，興建「麗聲大厦」。

一切就緒，全部搬往新址，唐哥的辦公室被安排在七樓，這個辦公室裏有球王李惠堂，還有英文台幾位負責者，及其他的文員。

從七樓向海的窗望出去，視線所及，可以直望到尖沙咀舊火車站的古老大鐘。七樓的高度。剛好是對方建築物頂上的避雷針尖，有人

用平水尺量過，所說如是。加上犯了三煞相沖，生年月日、坐向等等諸如此類問題，是否有關，抑是巧合，可以置之不理。

球王李惠堂

時下青年，對阿根廷球王馬勒當拿，耳熟能詳，對於香港球王李惠堂，可能比較陌生。這位香港球王，是當年麗的呼聲的體育顧問，在轉播足球賽時作現場評述，極受聽衆推崇。

球王自小在銅鑼灣大坑長大，客家人。自小聰穎過人，加上地理環境，所住地方不少空地，做完功課，附近街坊小孩，定聚在空地嬉戲，當然會有人在踢足球，小朋友對球類有特殊愛好，球王亦不會例外，到底他在甚麼時候開始踢波，那可不得而知。總的說，他在球國能有這麼大成就，被稱爲王，基礎由此開始。

他的知名度，並不局限於港九、東南亞一帶，甚至連歐洲、英國球隊，亦有所聞。

參加球隊後，中鋒一位，肯定是由他担任，他長得高大，身材魁梧，在敵方禁區內，佔盡不少便宜，洋人球員，担當後衞的，多挑選高大身形，遇上高球，尤其角球開出，多被頭球解圍，可是球王當中鋒，敵方就未必佔盡上風。足球比賽，作爲一個球員，不只技術要好

，速度、思考刁鑽，還要有好的身段，否則給人一「挨」一「碰」，甚麼技術都無法施展出來，但球王卻得天獨厚。

球賽開始，初期球證一定是洋人担任，銀笛一聲，召來雙方隊長，擲毫選位，都要說幾句英語的。

樹大招風

遇上球賽中，有意外，或有球員犯規，球證誤判等等，隊長就得向黑衣人解釋，或者提出抗議，要是不懂英語，吃虧不少，球王永遠担當隊長，就是他懂英語之故。

他的盤球，能夠在高速推進中，突然把球一踏，用足尖一挑，沿大腿，經腹部，到胸口，這一剎那，緊釘着他的對方球員，就如「盲頭烏蠅」，在他身邊亂踹，找皮球下落，在這短短的四分一秒時間，把皮球從胸口滑下，立即用第一時間，把球送出去交給隊友，又或命射，這工夫三十餘年，還未見有人表演過，因此又有人給他一個雅號「球怪」。

除了左右開弓，比較來說，左脚比右脚更爲了得，有一記埋門倒臥，順勢淩空用左脚抽射，力度之强，角度之刁，使守門員無從捉摸，只能目送入網。

由於他脚法千變萬化，一頭一脚，有如神助，外國球隊往往要撥兩至三個球員，用人釘人辦法，緊釘着攔截他進攻，不讓他起脚，避

免失球。

「樹大招風」，他的知名度越來越高，所有外隊都無法能夠克服球王那個球隊，竟然有些違背體育道德的敗類，想些傷天害理的辦法去對付他。

球王蒙難記

洋人甲組球隊，用一個乙組球員，參與其中出賽，從頭到尾緊跟球王，一有波到球王脚下，他便狠狠的作爭奪皮球，目的卻專向球王的足部踢去，雖然球王脚法精巧，好幾次都能避過，亦不以爲意，在有心人算你無心人的惡意下，終於給踢中脚踝，爆裂了，送到醫院，經過X光證明，要在醫院留醫，經過長時間醫理，結果不能再在球國表演(當年是業餘的)。

加入麗的工作，除了正常任務，另外又担任亞洲足球協會秘書，崇正會館要職，香港隊教練。

空閒時間，喜歡拿出文房四寶，執筆題字。個性嚴謹，不苟言笑，下班後喜作四方城之戲。

一次閒談中，他說有些球員，在爭取高球時候，都喜歡有些小動作，例如踩對方的脚，使他不能跳高，按人膊頭，使自己跳得更高，認爲這都不是辦法，最好是混亂中「捏人臀部」。

他的公子婣德、育德，後者綽號車仔佬，亦曾繼承衣砵在球場上露面。

球王與唐滌生在麗的，曾被譽爲麗的孖寶，不過已於多年前告別人間。

紅組與灰組

姚莘農，即姚克先生，有「美國秀才」之稱，對話劇貢獻良多，曾著有以清庭為背景舞台劇本。

姚克加入麗的後，即邀請陳有后等拔刀相助，把幾套名劇《朱門怨》、《明末遺恨》、《太平天國》、《清宮秘史》等，排在週末，一氣呵成，直播四五小時，有如粵劇轉播一般，演員全部用紅極一時的前輩，陣容之盛，可說空前絕後，捧場客水洩不通，可惜他們沒有考慮到，聽衆是否可以靜坐收音機旁，坐上四五小時呢？結果並沒有收到預期效果，非常可惜。

麗的自己組成的兩個話劇組，一曰紅組，由前輩組成，另一為灰組，由從事播音的一班新血担任。

前輩始終保持舞台劇一貫傳統，台詞銜接，語氣，比較適宜播古裝，再加上他們每人都有職業工作，跟新血們當作專業的來比較，始終有些差別，聽衆對後者較為接受，終於電台

方面，只保留了灰組。

灰組成員，有譚一清、鍾偉明、馬昭慈、鄭君綿、梅梓、凌芝和我等人。

麗的發展，一日千里，節目越來越多，演員方面，漸感不足調配，只好絞腦汁招兵買馬。

五〇年初，剛好同濟中學有一批同學畢業。在這一屆同學中，有周澤雄、脫慧貞（藝名艾雯）、呂啓文、湛永豪（藝名湛深）、趙樹堅（藝名鳳凰君）、梁金玉。再加對上一屆的黎麗生、馮錦華（即馮展萍的兄長，馮偉棠的伯父）。有些待業，有部份投考大學等放榜，這段空檔中，就給我全部拉進了麗的，這班子個個都是學界知名的演員，因此不需試音，便立即任用。

除了周澤雄、黎麗生分別繼續求學及從事教育工作，馮錦華則轉行工業及梁金玉染病去世之外，其餘都留在麗的發展。說起同濟可以說是很注重推廣戲劇的一間學校。每年全港戲劇比賽，要得冠軍可說易如反掌，因為有陳有后老師執教鞭，豈能沒有「芳草」？

鄭君綿、譚一清受公司所托，亦在各社團引進了不少演員。

電台本身亦宣傳招聘新人，招考資格，不論男女，年齡亦沒有限制，報名人數之多，是個天文數字。負責接見和主考小組，忙個不了。這一招除了招進了一些新人，同時亦眞的收到推廣裝機目的，變成「一箭[illegible]鵰」，世事盛衰，冥冥中似早有安排。



呂啓文

權力紛爭

麗的業務發展，與日俱增，除了加强節目，增添人員之外，行政領導人才，亦相應招聘。

資深的姚克担任戲劇顧問，沈劍虹爲中文節目主任，再殺出一個吳秋潭，以上三位都是江浙人士。

姚在話劇界知名度之盛，不再細贅。沈對中英文學非常了得，當時某英文報，常邀請他寫社論，每篇筆金，相等於普通文員一個月工資。

吳秋潭蘇北人，南來香港，獲知沈爲同鄉，常在公司門外，守候沈氏，希望給他機會，在麗的工作。經過幾次苦苦要求，終於做了一位翻譯員。些微的薪金，僅堪餬口。吳爲人聰穎，又是個大學生，再度向沈提出要求，給他機會嘗試寫作播音劇，奠定了後來在麗的任高職的基礎。

與此同時，一位外國人，亦毛遂自薦獲得任用做了英文台主任，他的中文譯名鄧樂夫，

原來他與沈在戰時，大家由於工作，在重慶認識，鄧在異鄉差不多是落難，加上言語不通，得沈之幫忙不少，這次重逢，能夠共事一個機構，感到非常高興。

這個機構最高決策人是外國人，鄧又是白種人，不久獲升職，統籌管理中英文兩台，權力紛爭，從此開始。

鄧樂夫對中文一竅不通，缺乏中國人仁義之道。以為自己眞的是優秀民族，抗日時間沈對他的幫忙，忘記得一乾二淨，擺起上司的架子，規定以後中文台一切事務，都要經他簽批。

沈是個博學多才之士，報館不斷向他招手，另外有好幾處地方，都希望他能屈就，不過他總覺得麗的有一班好部下，有一份深厚的情誼，總不免有點依依之感，內心希望一切會好好地轉變過來。

一次某唱片公司，旗下不少出品，為麗的採用，經過法律的諮詢，提出每播出一次，要收回版權費若干，如未達成協議之前，暫禁播用，否則提出控訴。這一封文件，全部用中文

的，由於鄧是最高負責人，當然交到他的辦公室。鄧的秘書，每天要辦的公文公事，實在太多，一時中譯英，一時又英譯中，一會又要開會做紀錄，如此這般，便把這重要公函疏漏了，直至第二天，收到律師信，代表該唱片公司控告麗的，要弄到對簿公堂，這新聞見諸各報章，董事局爲此責備鄧樂夫，他卻認爲沈有意靠害，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在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爭辯下，沈漸漸覺得沒有興趣再留下去的了。

經過再三考慮，沈劍虹決定[redacted]開麗的，由他一手招聘的嫡系人馬，想共同進退，以報知遇之恩，不過爲沈所拒，因當年人浮於事，無謂因一人之影響，而牽連各人的前途，就這樣離開了這個機構。

姚克教授亦感到公司擴大，人事越來越複雜，一個學者對於這種勾心鬥角的場合，始終感到不習慣、不適應，終於亦掛冠而去。

時來運到，得失成敗，似乎一切都早有安排，沈姚脫離麗的，鄧樂夫變了聾啞盲司令。正在愁眉苦臉之際，吳秋潭的機會來了，經過

自我介紹，取得鄧之信心，大開拳脚，重用羅鳳筠、高亮等等，另開很多新型節目。爲了表現，還專心編譯「裘琳探案」，及改編「紅樓夢」，播出成績如何，這是另外一回事。

關於麗的大員權力紛爭，差不多直至七〇年，仍在持續。世界任何角落，似乎沒有這種事件，就沒法可以繁榮，不能進步了。

至於姚、沈兩人，離開後，前者往美國去了，後者則往台灣一段時間，最後亦去了美國，廿多年來，沒有他們音訊。

言語隔膜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姚、沈二人，先後離開麗的，中、英兩台的台長，都由洋人鄧樂夫一人担任。

鄧，不比現在政府高官、要員。他們不少都會說粵語、普通話，甚至說得一口流利「客家話」，使官民之間，起碼在思想、言語上能夠直接溝通，同時偶然在一起，可以握手言歡，有親切感。

鄧每次召集開會，或接見主要編導，都非要秘書在旁翻譯不可，做成這秘書有無上權威。說實在的，每一句說話，語氣輕重，同一意思，亦大有差別。

當時他手下的一羣最收得、最有號召力的編導，不是完全不懂英語，爲愼重起見，通過翻譯總比較穩當，同時不致出洋相。其中莊元庸、羅鳳筠她倆的英語，比較流暢，不需翻譯，可以直接與鄧交談，秘書小姐卻很不滿，因爲她對於公司裏，事無大小都想知道，尤其是人事調動，節目增減變換，爲的甚麼？沒有人

知道。

另外一位男士，可以直接和鄧說話的，就是由上海落難到香港，在公司門外，苦苦哀求沈劍虹給他機會的 JULIAN NG ，因爲他是在上海讀大學，唯一絆脚石就是只能說「洋涇浜」粤語。

非洲和尚

吳秋潭的英文名是 JULIAN ，譯成中文「裘琳」用普通話讀，頗為接近，他就利用這個名字，寫了一套偵探劇本《裘琳探案》。

女探長裘琳一角，請羅鳳筠担任。橋段、手法都令人一新耳目。成績如何？只可列入見仁見智類。不過台長非常欣賞，認為是不可多得人才，一下子提升為編導主任。但由於他的優點，用在戲劇、廣播方面，似乎缺乏了些甚麼？人們對他都在竊竊私議。

為了人望高處，一定要有建樹、表現，提供了很多對公司有利，當然是對藝員不利的「計劃」呈交台長。這份文件，總得經秘書存檔，她把內容告知「死黨」，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變成衆所周知，人人側目，敬而遠之。

吳為人醒目，知道自己做了「非洲和尚」，立即向幾個尚未得志、要找靠山、半新不舊的做合約藝員，作為自己嫡系，分佈各處作線眼、臥底，以防不測。

自私的安排

吳秋潭當時感到孤立無援，於是約晤我。要我勸服所有藝員，跟着他走，不要和他作對、搗蛋。

「只要你叫他們聽我話，大家好好地合作，我會在台長面前替你說項，保證你可以升職。」吳微笑着說。

我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，根本上除了一小撮，環境上收入方面較差，播出成績尚未到水平的，對吳所作所爲，一則不了解，二則人微言輕，唯命是從之外，其餘受歡迎的藝員，大都採取「可以不理」態度對吳。假如自己爲了前途，而去說服這班由業餘開始，變成職業化的兄弟姊妹，加上我爲人一向重友情，論事實講公平，是萬萬不肯做，爲了讓對方好下台，暫時答應代爲進行，而事實上完全不去理會。

吳秋潭分佈的臥底，對各人的動態，包括普通日常生活、言談，都作詳密的報告。

好幾位不知輕重，胡亂說話，跡近對吳有影射的，都被個別召見，問長問短，這一着使

人對他更有歧見。其中周永坤，年少氣盛，正是「初生之犢」，實事求是，恃才傲物，被召盤問，仍據理力爭。終於各編導得到吳的口諭：「不要再用周的劇本，亦不要再派角給他。」

坤仔為了這件事，曾向好幾位編導訴苦，講出當日「口舌招尤」經過，有些聽了表示同情，有些聽了還怪責他不識時務。

正好此時，我接管「文藝小說」。坤仔過去曾為此節目編劇，亦參與播出過不少場次，當坤仔將不平經過覆述，並有人證可以作證，認為吳稍為過份。我叫他回家立即趕一個故事大綱，開始動筆，日以繼夜，趕幾場劇本，第一時間交抄稿者去抄，付印、釘裝，安排好一切，裝着若無其事，如期錄音，按時播出。

此事當然有臥底立即回報，召我質詢。其實此亦我意料中事。吳當時的面色，比「周倉」還黑，壓低了嗓子：「我不是通傳了大家，不要再用周永坤的稿，不要用他播出的麼？」我因為早有安排，慢條斯理的說：「你的通傳是三日前的事，而我叫他寫的劇本是半個月前

的事，我不能不守信，同時另找他人去寫，時間上來不及，怎辦？」

這一着，在情在理，不管吳從任何角度，都無法去責難我不遵他的意旨辦事，說理說不過，只好含恨在心，伺機報復，這是後話。

其他的編導及藝員有見及此，都爲我担心，肯定會有不良後果。爲了坤仔的今後，我動了不少腦筋。吳當時有位女朋友，亦在公司當藝員，於是叫坤仔，一有機會，向這方面着手，然後等她轉告歉意，並說出坤仔亦是一個人才，如此這般，坤仔到今天仍然在前身麗的電視大厦內工作。

吳當政期內，曾做了一件令公司蒙受損失的事，是自私心驅使所致，因爲公司內所有主持（即編導、導演），全部都是「播而優則導」，例如羅鳳筠、鍾偉明、凌芝、艾雯、湛深、呂啓文、譚一清、高亮、丹萍和我等，可是吳限於粵音不正確，不能參與播出，怕台長說他技遜於人，於是砌詞說：「導演不應參與播出，會影響整個結構，應全神留意演員的台詞和氣氛……。」

突然間，全港聽衆最愛聽的偶像聲音，完全消失了，麗的最吸引聽衆的「明星」做了編導，全部給予封口，很多人還在自鳴得意，省回不少改劇本的時間呢。

聽衆的心聲

自從頒佈編導不准「開聲」參與播出，初時的兩三個星期，導演們皆大歡喜，無謂「自討苦吃」，聽衆們以爲公司節目上安排，不以爲意，到了一個月後，平常喜愛的偶像，始終沒有出現，覺得事有蹺蹊，開始留意，終於收到不少聽衆來信查問，另外娛樂報章，亦收到此類信件，要麗的當局答覆此事。鄧台長覺得此事不妙，召開部門首長會議，一致認爲各個主持、編導，各有各的擁[illegible]，他們都是月薪的，參與播出不需另外給酬，間接替公司節省開支，覺得鄧措施錯誤，鄧受各方面抨擊之餘，發現此事乃吳獻策，雖不知他用心何在，亦感到不應對他過於信任。

一次鄧與高級職員下午茶的時候，談及此事，對方認爲有可能，吳爲了自己不能參與播出，所以作出如此下策，以免人家看不起。鄧聽了覺得非常有理，覺得吳這一着太自私，不以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對他的器重，打了折扣。

經此一役，他急謀補救之方，把《紅樓夢》改編為戲劇化小說，一方面廣事宣傳，挑選最佳演員配合播出，博取聲譽，挽回台長對他的信任，正所謂不熟不做，這本名著改編戲劇是「吃力不討好」的。

不熟不做

《紅樓夢》的播出，初時以爲剛開始，聽衆沒有注意，沒有反應，五六場之後，有些聽衆來信，認爲這班人「吱吱喳喳」不知在說甚麼？

在「黃金時間」排個這樣的節目，簡直是浪費聽衆的時間。這類信件越來越多，吳爲人疑心極大，認爲有人在「要他好看」破壞他，委托「收銀員」在收月費時順道作一調查。結果一致認爲內容平淡，進度緩慢，出場人物又多，沒法接受，希望早些把它結束，另排節目。

談何容易，《紅樓夢》這樣厚的一本書，節目開已開了出去，就算大刀闊斧，起碼也得播五六十場，才能收科。這一段時間，令他苦透了。

其中有一段原著，「寶玉」犯了家規，受到杖責，誤中要害，他花了好長時間，才寫出以下的一段台詞：「呀，唉，痛死我了，打在我肚臍對下，大腿對上，哎唷，好痛！……」

他認爲自己寫得很到家，結果成爲行裏，流傳不滅的大笑話。

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。由於艾雯主持的「夜半奇談」，極受聽衆歡迎，劇本是由呂啓文編寫，故事內容多方面提供，音響效果，由溫朗然和我精心「炮製」。

「夜半奇談」的風波

假如你是卅歲左右，你可能還會記得「夜半奇談」這個節目。晚上十一時十五分，「新聞報告」完畢，一陣風聲，吹開了一片「咿呀」的門聲，沉重的脚步聲，襯托着單調恐怖音樂，震顫沙啞而又低沉的聲音叫出「夜—半—奇—談」四個字（是由我叫出的），跟着宣佈這一節的劇名，故事開始播出。

吳秋潭覺得這節目，老幼咸宜，各方面的合作，配合得這麼好，心裏很不舒服。手下那幾位看在眼裏，於是想辦法，找藉口，虛報了一些資料給他，竟然信到十足。

一天，打了一個「小報告」給台長，看了之後，召見他和我。本來有秘書作翻譯的，給吳推辭，由自己担任，原來他是原告，兼任翻譯。說我身爲職員，幫忙播出及策劃「夜半奇談」，藝員們請吃飯，另外又送車錢，屬於受賄。台長認爲我怎會去幫忙製作「夜半奇談」，有疑問。解釋是這節目，遠在未做職員時，和大家一起製作，對音響效果方面特別有研究

，所以他們特別邀請，做好這個節目。有時錄音過時，大家一起吃飯，由於職員不計酬，所以他們都不讓我付錢，至於車錢，根本沒有這回事，因爲藝員不可能領酬後，再湊合送給我。

台長問「夜半奇談」一個月播多少次，我的回答是十三次，再問我是否全部幫忙？答只是六至七次，因爲現在是職員，有自己工作。除非劇本有特別需要，例如難做的聲音效果，或者怪異笑聲等才參加。吳由粵語翻譯爲英語。

我到此時，已知身處惡境，雖然不能流暢地說英語，但讀過中學，總能聽多少，說一些單字。所以以最高警覺，留心聽着翻譯的每一句說話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吳的翻譯中問題來了，節目一個月播出十三次，我全部參與播出。我立即用英語說：「 NO, I SAID ONLY SIX OR SEVEN, BUT HE SAID THIRTEEN, HE IS NONSENSE! 」台長本來對我器重，聽了之後立即拍枱，認爲吳做原告，兼做翻譯

，竟然將被告答詞亂譯，其中定有內因。當下堆出微笑表示已經知道一切，請我可以出去，吳當時還想解釋，台長亦不願再聽。

吳出來之後，深思熟慮，覺得自己的地位，已今非昔比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再[redacted]台長的信任。剛好此時，遇上舊友介紹，有一機會在澳洲，在某軍營教「國語」，算是移民落籍在彼邦了。

天空小說家

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。」又有聖賢之說：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。」還有「一言旣出，駟馬難追。」更有「言多必失」。

以上形容愼言的格言，座右銘實在多到有如「恆河沙數」，無非都是警惕有口的人類，不要胡亂說話。古人根本不知道數千年後，竟然會靠「把口」可以當作一種職業，藉此可以養家活兒。

身爲一個播音從業員，面對數以過百萬人收聽他的說話，更不能不小心，而要加倍又加倍的謹愼從事。

古往今來，上至國卿士大夫，下至販夫走卒，由於輕率，不經大腦，衝口而出說錯一句話，飲恨終身。或招致滿門抄斬，歷史上多的是。

天空小說家，更有天皇巨星美譽李我，熟人均以「 YOU, ME 」稱之。說才華、經驗、口才，他認了第二，誰敢認第一？未入電台前，曾當記者，社會百態，人與人之間發生一

切事物，耳聞目覩不少。若在國術界來說，應以「敎一」稱之，不爲過甚。

他講述的故事，十居其九，多爲賢內助蕭湘撰寫，情節進展，想必夫婦二人共商作出決定。

記得有一次，可能與片商見面，或是有要事去辦，匆忙中趕返電台。那時的交通，沒有地鐵，也沒有過海隧道，以他的名譽地位，當然出入「的士」。但輪渡過海，排隊坐車，時間是不由你把握，到了公司，距離節目時間，只有十分鐘，才發覺忘記帶講稿，馬上打電話回家，他住九龍，除非用直升機，否則是無法依時將稿送到。

那年代尚未有聲帶錄音，不過他講述的故事，每天都用唱片收錄，因此把昨天最後那一段，反覆聽了一下，已是節目時間到了，放完主題曲，開始續講。

原來昨天說到女主角，答應了男朋友，今天在港島一間大餐廳共進午餐。她在九時起床後，梳洗完畢，望望天色，想起朋友的過去，描述她的心境，猜想對方，中午見面時可能提

出些甚麼問題，自己應怎樣回答。開始化裝，挑選今天應穿那一套服裝，那一對鞋，甚至佩戴甚麼飾物，如此這般，有條不紊的講述下去，直至一小時的節目時間到了，「啱啱夠鐘，明天再會。」仍然還未見到男朋友，這種本領，問你服未？沒有眞材實料，又沒有講稿，邊想邊講，這行裏有那幾位可以做得到？這一則軼事，連公司裏的同事，知道的人也不多。

名利豐收

天有陰晴，月有圓缺。一個國家，或是一個社會、地區、機構、公司，甚或一個家庭、任何一個人，都有盛衰的輪轉。

又有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德五讀書，世事每多變幻，禍福兩字所差不大，然而情形就有天淵之別了。

天皇巨星由穗到麗的，所簽的合約，條件之優，連當時響噹噹的電影明星，亦比不上。除了每小時播出費，再加上由他開聲的那天開始，每增加一個聽戶，他都有佣金，這條數很可觀的。

假如電影公司要購買他故事版權，他與公司之間，又另有協議，收入方面，羨煞不少旁人。

知名度一高，當然會有人動腦筋，請他上鏡，真是時來風送滕王閣，「銀紙追你，你是沒法擋，亦沒法避。」社會上去追求名利的，有哪幾位能成功？相信只有萬分之一！否則到處都是大商家，以及大富翁了。

除了利方面，還有一點是使藝人入行後，不願離開這圈子的，那就是當你走在街上、公衆場合、或坐在私家車上，給人一經發覺，不轉瞬，附近的人都在指手劃脚，那份「舒服」感，是很得意的。

禍從口出

正當天皇巨星紅透半邊天，路路亨通的時候，卻受到一次重大的挫折。原來在他的天空小說裏，有一段情節，是說有一個年華雙十，樣貌娟好的小家碧玉，和一個新聞從業員，由邂逅而相識，經過一段時間了解，互訴心聲，表達傾慕愛意，此事正如「雞春咁密，都會部（孵的意思，粵俚語）出雞仔。」女的媽媽發覺了，認爲阿女公司裏的小開，有錢有地位，風流倜儻，追到上門，正是「金龜婿」上釣，豈可錯過機緣。

這一天追問女兒底蘊，欲加破壞。小說家的講詞中，特別强調介紹和分析，這個媽媽，是個無知、只讀過兩三年書的婦人。她對女兒說：「阿女，郝先生是老板的兒子，你千萬不可放棄，你跟他結了婚，將來穿金戴銀，享受不盡，就是媽的下半世，也會有好日子過，如果你一意孤行，不聽媽說話，那個姓衞的，只不過是一個東奔西跑，寫些文章找飯吃，雖然有人叫他們是甚麼冠皇帝，其實有些還是無賴

，抓人痛脚，專揭人瘡疤……。」

第二天，很多報章都批評小說家在節目中歪曲記者形象，加以大張撻伐，公司方面爲息事寧人，只好登報道歉，設宴請罪。

禍不單行

有人認爲「有風應駛盡艃」，亦有人語重心長，不應如此。是與非，很難下斷語。前者雖或撞了大板，觸礁而沒，但有過一段驕人佳境，而後者則庸碌一生，依然故我爲人所忘又何如？

天空小說家受了一次嚴重挫折後，過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時間，舊的故事講完，開了一個新故事，橋段當然離不開社會寫實、言情、倫理方面。

寫小說，講故事，當然要虛構發生的地點、人物和姓名，正如目前電視台，不論古今劇集，都會打字幕出來：「本故事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實屬巧合。」以免多生枝節。淺見認爲古裝，根據書本，正史裨史也好，無謂多此一舉，否則屬於「多餘之至」。這個新故事女主角，當然形容得天仙化人，冰肌玉潔，聰慧過人，生於平常百姓家，姓路名華儂。故事引人入勝，暫不理會，大約講了二三十場後，廣告部接到密報，有一間化裝品公司開業，所有出

品都用路華儂爲公司名。

有人認爲他受了茶禮，故意每天說上這個名字一百幾十次，等人有了這個印象，那公司可省卻不少廣告費，雖然事無佐證，但今後他的事業便向下坡滑下去了。

聽衆的損失

天空小說家，來港後幾年光景，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盛衰，正所謂「行運一條龍，失運一條蟲」，「人情如紙薄」。再說資本社會裏，東西家之間，根本談不上甚麼叫道義。東家立場，對於一個職員，有利用價值，或非君莫屬，絕對肯禮賢下士，到了物盡其用，就會請你另謀高就，絕不爲奇。

當然亦有例外，賢明而又有遠見的老板，認爲過去曾經替集團出過力，雖然沒有大不了的功，亦有小勞，不爲己甚。更且想到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。」不致對開荒牛摒棄，誠屬難得，使人頌讚雋永。

麗的當時用戶大增，節目花式日新月異，小說家又先後發生兩件對公司不利事件，受器重程度大減，公司索性用一個剛從學校出來，考進公司當副編導的陳國基，主持幾個單人講述節目，審查講稿，在節目進行中，坐在控制室監播，使受者有如寒天飲冰水，點點在心頭之感。

一九五九年商台開幕，天空小說家終於在新環境担任要職，雖然他在咪前是天皇巨星，但從此退居幕後，卻是聽衆們一大損失。

「大哥」鍾偉明

姚克執政時期，引進了好幾位高手，例如艾雯、鍾偉明等。沈劍虹經手聘用的有梁省濤、胡麗嫻等。

鍾偉明當時名氣之響，在今天播音界來說，很難找得一個可以和他比擬，因為除了天賦聲線，咬牙準確，入戲，對工作負責，執導時認眞，絕不苟且。自己參與播出，七情上面，跟他同場播演的人，都特別提心吊膽，因為不能稍有歪斜，影響整體。鍾為人正直，雖在年青時代，絕無不軌行動，為了保持「音質」戒除刺激品入口，早眠早起，十年如一日。

除了品藝兼優，更且待人接物，和藹可親，教導新進，另有一套辦法，因此行內人，不論年紀長幼，大多尊稱他「大哥鍾」，他也是麗的最早兩個編導之一。

所謂編導，要懂得編劇、導和演，才能勝任，這是公司的要求。不過在某種特權維護下，只要能編能導，或能導能演（請槍手代編，瞞天過海，過了海就是神仙），正式被錄用後

，大可推說工作太忙，無法編寫。如此這般，亦無人刻意去針對他了，反而眞材實料的，卻苦無有力人士「撐腰」，或無空缺，永遠做一個演員而已。

大哥鍾對人謙恭有禮，老少咸宜。主持兒童節目的劉惠瓊姊姊，不時找他幫忙爲兒童話劇組，担任導演，這完全是不牟利，不出名的工作，往往在星期天或假期進行，可能一整天，亦有可能半天，他卻毫無怨言，反而循循善誘，他不接受小朋友稱他鍾先生，叫他一聲鍾哥哥，他必定咧開咀巴應諾。

跟他年齡相仿的，漸漸也隨着小朋友們叫他鍾哥哥，隨着時日增長，演變成大哥鍾的稱謂。

由於他的優點太多，終於消息傳來，有一個機構不惜任何代價，禮聘他去工作，當時麗的高層，得知此事，三番四次，出盡辦法，甚麼仁義道德，飲水思源，聽衆們對他的熱愛等等「蜜語」，都不能打動他的去意，事實上公司的行政方針，人事複雜，使他無法忍受，只答應担任一兩個節目的播出，決定離去。

爲了大哥鍾要另謀高就，整間公司爲之震

驚，除高層開會研究挽留方案，並個別以私人感情游說，都受到婉辭推卻，不得要領。最後通傳各職員，如有任何人士，能勸說他回心轉意仍留公司的，可以獲得升職及加薪。

利之所在，不少自以爲是大哥鍾「老朋友」、「生死之交」要約他談談，顯出公司對他器重程度，大可提出條件，要公司接納，甚或說到「打生不如打熟」諸如此類的花言巧語，他仍無動於衷。

當然上述的利字當頭者，只屬少數，不但沒有挽留意思，還加强及鼓勵，表現出「眞正朋友」隆情厚意，並計劃如何安排一個盛大「歡送會」，報名參與的，非常熱烈。豈料此事，有人轉接的向上層報告，老羞成怒，竟然下令，認爲各人不應參與，一個不愛公司的僱員，是不該與他爲伍，若不理會通知，將會受到處分。

高層人士，此時已亂了方寸，作出的決策，招惹了不少人笑話，當時大部份識時務者，諉稱有事退出該會，不過份屬眞正知己的，仍一意孤行，後果如何，下篇再分解。

餘波未了

歡送大哥鍾的宴會，原本有百多人報名參加，經洋鬼子大班通傳禁制令後，只得廿餘人參加，場面冷落，令人心酸，酸的是人情冷暖，「搵食艱難」！

席間少不免有人對鍾關懷，問長問短，今後工作範圍、新環境、給予條件、工作地點，一一獲得解答，各人聽了一致認爲他眞是「行運」。有人認爲是他品德好，亦有人贊成是他工作認眞，表現好，盡是讚譽之詞。

酒過三巡，大家起立，舉杯祝賀他「高升」，「光榮離職」，喜悅、快慰之情，淋漓盡致，更有人在握手言別之際，希望將來如有機會，新環境要人幫手，多多提携。亦有輕描淡寫，互祝前途，保持友情聯繫。曲折、輕鬆、和諧、黯淡的歡送會，就此結束。

人生總有「悲歡離合」、「月有圓缺」，一位替麗的立過不少汗馬功勞，在播音行裏創新，樹建基礎的巨人，終於掛冠而去。

他這一去，當然是麗的的最大損失，也是

聽衆們的損失。而正在孕育、培養中的一羣新血，失落、徨恐的心情，充斥在他們的心坎中。因爲他們失去了一位良師，今後要自己在黑暗中摸索、尋求，才能達到彼岸了。

在歡送會翌日上午，曾參與該會的人士中，有幾位由大班秘書點名，一個一個順序入去辦公室進見。

原來歡送會參與人士中，早有「臥底」潛伏，宴會結束後，把經過報告頭頭，轉用英語向大班一一細說，因此他手下早有一份名單，宴會上誰說了些有鼓勵性說話的，都召入房中，問長問短，以下是梁省壽被問的經過：

問：梁先生，昨晚你有參加歡送鍾偉明的宴會？

答：是的。

問：公司方面，不是早就向你們通傳了，希望你們不要參加，否則就會受處分的麼？

答：不過，我和鍾先生是幾年來同事，所以跟他吃一頓飯，我們中國人很注重友情，和這種禮儀的。

問：你在宴會上，曾對鍾先生說過些甚

麼？

答：普通應酬，和分別前客套話。

問：你不是說過恭祝他高升，有美好的前途麼？

答：有的，這是一種習慣，親友去外國祝他順風，旅途愉快；假如朋友去工作，都會說一句祝賀說話的。

問：公司對鍾先生非常器重，我們用盡辦法挽留，而你卻在鼓勵、祝賀，你有考慮公司和你個人的後果麼？

鄧大班，這個洋鬼子，說話越來越緊逼，梁省濤是個博學多才，正所謂「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」，知道對方是有計劃，有預謀，要設法排斥沈劍虹的嫡系人馬，於是絕不示弱，態度強硬。

在半似審問、半似責備的進行中，鄧始終無法夠大梁論理，終於老羞成怒，着會計部「計糧」，梁亦明知結果如此，處之泰然。

眞想不到，大哥鍾離職事，竟然惹起這麼多枝節。不過梁身懷十八般武藝，當年雖然人浮於事，但休息了一兩星期，便走馬上任，到

一間學校執教鞭。

自此以後，公司裏上上下下，那股熱烈的歸屬感，嚴重的打了折扣。大梁教了幾年書後，終於亦舉家移民去了美國，由於工作，甚少通信，雖然曾返香港數次，都是來去匆匆。大梁離去，使有識之士爲之惋惜不已，他不但風趣，博學多才，對於廣播工作，從工程以至編導播，件件皆能，竟然學非所用，被逼幹其他工作，極之可惜。

從此後，沈的嫡系，仍留在麗的工作者，都戰戰兢兢，提防鄧的爪牙，設法加害。鄧旗下所屬則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，小人得志，使人目眥欲裂。

幕後名師

硬橋硬馬的國術小說，經鍾偉明担任講述介紹，當時不少青年男女，參加國術館去學武，吹起一陣「熱風」。

他講述了一個頗長的時間，「黃飛鴻」、「洪熙官」、「鐵馬騮」等等故事，情節進展中每一節總離不開要介紹拳脚招數，非常細緻、詳盡。聽衆都認定鍾是個國術界人士，研究他是那個門派弟子，拜甚麼人爲師。

至於國術界前輩，對於他所說的拳脚發招，如何拆招，都沒有表示反對，這使一般聽衆更加強自信心，認爲大哥鍾眞的「食過夜粥」。

他對拳脚發招描述，完全是「朱愚齋」幕後支持。在鍾求教問長問短的時候，有時亦免不了要吃點苦頭，爲了逼眞，過程進展，「齋公」往往會實況示範，雖然盡量「手下留情」，仍然會「馬倒人翻」，爲的是「齋公」乃國術名宿，出手快而準。偶一用力過度，難免肘臂紅腫一塊，他老人家拿出秘製跌打酒，略爲

推搽，立即藥到回春。原來齋公是一個「稀世名醫」，可惜十數載前，仙遊去了。他的神技，只傳授了他的愛女，近況如何？無可奉告。

不過大哥鍾其實對國術，亦略懂一二，卻因工作關係，沒有好好練習而已。



鍾偉明與胡麗嫻

再記鍾偉明

鍾偉明，除了品藝、處世，上文經已介紹過，還有一兩點可以一提的。他對球類運動，特別有興趣，足球、乒乓更是他心愛的，別看他文質彬彬，綠茵場上，跑步如飛，如非目覩，難以置信。

、其次，他對衣飾、髮型，非常注重，保持形象、風度。還有聽衆來信，如註明候覆，他一定從命。整個[redacted]的聽衆來信最多的，當然就是他。晚上十時後，就是他看及回信的時刻，經過兩小時才能處理這幾百封信，絕不假手他人，由此可見他處事態度。

在公司藝員休息室，不論何種方言、何方人士，都會聚在一起，見了面，大家總會點頭招呼。大哥鍾爲了表示有禮起見，一次要求老友方達堯，教他兩句，早上見面，港人習慣總得說一句：早晨，你好！吃了早餐沒有？要用潮語說出來，這老方不知聽錯了，還是教錯了，鍾謹記在心，口裏唸唸有詞，經過一兩天時間，已是滾瓜爛熟。剛好這天早上，室內有五

六個潮籍男女演員，他笑笑口說出所學的那句話，豈料各人面色一沉，女的擰轉身，男的卻面有怒容，幸喜其中一位示意離開休息室，然後告訴他，那句說話是粗俗下流人說的，害得他再見那些人要繞道而行。

常言道，「戲無益」，大哥鍾給方達堯害了一記，假如換了別人，尤其是牛精良、焦贊之類，相信立即找他，飽以老拳，甚或賞他一記金華腿，可是大哥鍾是個有修養之人，只責怪自己，不應誤信，爲何不多問一兩個人，然後跟人打招呼，就不會撞這個板，事後方達堯始知此事，反而更爲難過，除了向同鄉解釋經過，並向大哥鍾道歉，一場誤會才告眞相大白。

鍾和艾雯播演《結婚十年》，好評如潮，後來又碰頭再度携手合播，由艾雯原著，親自改編的《慈母淚》，給粵片名導演秦劍賞識，故事只播到一半，已經簽了版權約，同時委托專家改編，及整理電影劇本，籌劃開拍。一方面廣事宣傳，隆重其事。

購買電台故事版權，拍成電影，當年是很

流行的，因為可省卻一筆宣傳，譬如說《結婚十年》這四個字，每天電台總會說上十次八次，電台本身宣傳，節目介紹等亦在各報刊登載，加上星期一至五，每天把故事播出，如果有充實內容的，片商都樂意搶購。

秦劍把《慈母淚》排在樂聲戲院放映，粵語片放在第一流西片戲院尚屬創舉，非常不俗。

溫 SIR 這個人

要排麗的開國功臣，溫 SIR ，可算得是其中之一。若論員工表現最佳，亦非他莫屬。

麗的開幕之初，掌政的是美國人夏利士，對事物處理極爲嚴肅，對人與人之間交往，不像英國人那樣傳統、保守，着重於階級觀念。

香港每年由六月至九月，是「打颱風」季節，起碼有一兩次要懸掛颱風訊號。幸運的，風姐只是過門不入，帶給人們三兩天的風雨，灌滿了水塘的存量。否則大發雌威，帶來了悲慘殘酷的破壞和殺傷。

五〇年，每一次天文台懸掛一號風球，假若在晚上或深夜改掛三或七號，很多人就會躲在家裏，做好防風設備，守在家裏，而夏利士大班，他當然是住在港島半山區，獲知風勢轉强，絕不會守在家裏，撥電話去指揮屬下，如何緊急應付，他會立即帶同他的愛犬，穿着「千里馬」，短西褲，開車趕返公司，指揮一切。

第一件事，他要看看值班的工作人員，是

否都能趕返自己的崗位，讓節目如常播送出去，其次到每個角落，看有沒有漏水和水浸。因爲麗的是有線廣播，水浸就會影響播出，而颱風訊號就不能詳細報告。

當夏利士巡視到往工程部的通路，發覺渠口給垃圾堵塞了，積上足有盈尺污水，換上別人，總會認爲自己是這公司大班，高高在上，大發咆哮，叫人來處理。他卻不顧一切，立即跳進水裏，蹲下用手去掏挖渠口，把垃圾一把一把地撈上來，看得其他職員，不敢怠慢，都往其他渠口，有樣學樣，不到三分鐘，積水全部流去。

說實在的，這樣做相當危險，垃圾裏說不定有鐵片和玻璃碎片混在其中，偶一不慎，沾上破傷風菌，茲事體大了。

跟着抹乾了手，又再巡視其他地方，又到每個工作室看每個人的運作。跟着一溜烟的，又回到車上，開動馬達，開了出去，所有人員，認爲大班走了，才舒了一口氣。

大約過了十多分鐘，車子又倒回來，這行動使一小撮人，馬上產生了反感，認爲夏大班

這種行爲，顯示了對各職員不信任，來一個「突擊」考驗。當然亦有像溫 SIR ，這種只顧工作，不理一切的人，不去理會。到底他爲甚麼去而復返呢？原來他兩手捧不過來，很多紙包紙盒的三文治、蛋糕麵飽，要門公們相幫，拿進大堂，叫大家自己來拿取食物充飢，對員工關懷備至，深爲感動。

一般來說，老板或主管，肯自動自覺，掏腰包叫人去購買點心照顧，已受到歌頌，夏大班竟然親自冒着狂風暴雨，做這種發自內心，對下屬眞摯的關心，比年尾加薪，更來得有意義。

如此這般，這一年，颱風扣門而臨，大小一共三次，夏大班都一樣沿例進行，而每一次事後，例必出通告，提名點姓，讚揚一番，在這一堆名單中，他發現遇上颱風訊號，一經掛出，有一個人，不管是不是自己當值，他都一定提早跑回公司，首先看自己崗位，是否有人，然後到各部門，看有甚麼地方，要人幫忙的，自動請纓，夏大班都看在眼裏。

溫 SIR ，在這一年內，先後獲公司加薪

三次，史無前例，後無來者。除了加薪，當然還得升職，以表讚揚。他是控制室主任，手下有李漢、陳順權、蘇邦緒（唐滌生的女婿）、譚銘[redacted]……等等猛將。

他原名溫啓明；又名溫朗然，另外在配音的時候，卻用「松軒」，粵曲界，不論樂師、名家、票友，可說得「不識溫 SIR ，叻極有限。」他另外有個綽號「黃大仙」，他的成功，可能與這雅號有[redacted]。

配音宗師

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助人之心永留存。」不管你在工作上，或個人的問題，只要向溫朗然提出，絕不會推三推四，找藉口「卸膊」，在他拍拖、追求何雪凝期間，仍保持這一貫宗旨，實屬[redacted]得。

溫朗然風度翩[redacted]，加上待人接物，對工作熱愛，人人對他都很敬重，雖然三番四次，上層人士調動、大地震，都能屹立不倒，不受影響。敬業樂業精神，穩立在波濤洶湧環境之中。

對於工作上，配音是他最高的成就，當時所謂配音，並不是現在電視台西片或日本片，找藝員配對白那種玩意，是廣播劇的音樂過場，音[redacted]效果配合。

五零年代，控制室內設備的簡陋，和今天比較，使人搖頭嘆息，佩服當時他只用左右兩個唱盤，能夠做到「戰爭」場面，飛機大炮、機槍、房屋倒塌，有層有次。介紹農場的時候，少不免有雞、鵝、鴨、豬、牛、羊的聲音，

他眞有本領，像魔術師般一一配出來，所有「豬頭骨」最多音響配音的節目，例如偵探、殺人王、蠻荒獵奇、夜半奇談等，編導們一定邀請他幫忙。往往連午飯時間也給剝奪，那時沒有飯盒，只好捱三文治。

溫朗然的記憶特強，某一種音響，在哪一隻唱片，在哪一段，無須查目錄去找。

除了故事節目要他配音，連電台夜總會，歌唱節目導演亦請他幫忙，爲的是每件樂器距「咪」遠近，很重要，效果不同，也要他擇位。

因此每天晚上他下班的時候，看見他那疲憊得「成個散晒」的情形，寄予同情。「能者多勞」，多好聽的讚美，心力交瘁，有誰可憐？但他卻絕無怨言，認爲做好一個節目，對公司有交待，對聽衆有貢獻，就感到心滿意足。

除了自己用精神安慰一己之外，晚上飲一杯「拔蘭地」消除一下疲勞，這是他養生之道。週末假期，湊足四隻脚搓八圈衞生麻雀，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。

一般演而優則導，但他卻是配而優則導，主導一個金牌節目「星下談」，由陳廣福編劇，媲美任何一個皇牌節目，因爲內容脫俗、健康，富有文藝氣質。可惜陳先生是個醫官，工作上分身不暇，終於擱停了。

人總沒有十全十美，人有七情六慾，難道溫先生眞是超人？當然亦會有「煩燥」、「發火」的時候，怎樣去發洩，只有筆者見過。

爲了太有責任心，找他工作的人又特別多，總會有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情況，遇上不近人情，又不肯體諒的，便會有難聽的說話，說者悠閒，聽者刺心。

溫，他不是甚麼高僧，雖有極高涵養，亦難免氣頂，於是「悶聲不出」走進自己工作室，把門倒鎖，先來一下拍枱，跟着把唱片摔來摔去，我離遠隔着玻璃，看得發呆，那些唱片都是稀世東西，尤其是效果片，有錢亦買不到，要去信英美日訂購，加上這是公司的東西，想着要去制止他，只見他口裏唸唸有詞，不用說正在破口大罵，內容是甚麼不得而知，我犯得着去冒犯麼？但要是繼續下去，在火遮眼環

境下，把室內所有唱片毀滅，是極有可能之事，終於不顧一切，找個藉口，硬着頭皮去敲門。

門開了，剛才隔遠看見的怒容，已散了四份三。我一邊用藉詞跟他搭訕，一邊留意他毀了多少唱片，找來找去卻不見一塊碎片，原來他在盛怒之下，仍極有理智，他用力摔在地上、枱上的，全部都是唱片封套而已。

謹慎處事，忠厚待人，是他律己格言，在他旗下，有年長於他，當然亦有比他年輕的，他都用溫和語氣，好言相勸，務使人人盡責工作和平共處。

棋王李志海

認識李志海的人，都知道他個子並不魁梧，腦袋特別發達，思考、記憶，是友儕之冠。

少年開始，對象棋情有獨鍾，據說曾有「七省棋王」美號，東南亞各地，他的著作不少。各地棋會，或舉辦比賽，均應邀出席，任評判或嘉賓。因此離家出門時期亦較多，友好要找他可不容易。

在麗的，爲興趣參加「戲劇化」節目播出，到電視面世，大型節目中担任問答遊戲主持，及編撰問卷，多半是選編要動腦筋思考的問題，所以出席的觀衆，興趣特別濃厚。事實上，時下的觀衆，他們的知識水平，不比三四十年前，說不定對於太平凡題目，覺得幼稚，又或他們見識學問比不夠斤両的節目主持人更豐，那就會出洋相。例如有一次，主持人問觀衆：「三國裏面，誰人擺空城計？」被問觀衆不假思索：「諸葛亮！」主持人手上的答案是「孔明」。在現場作「答錯」論，事後補發獎品，羞家之至。因此作爲節目主持，具備樣貌、

風度、修養、口才、識撈之外，最重要是本身學識、常識、廣知、謙虛，不恥下問。在這行裏，不少人稍有成就，便不可一世，目中無人。假以時日，不自毀這份成就，也會倒下來！

生活在香港，有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東奔西跑，馬不停蹄，博取一茶兩飯。驕陽下地盤工作，晒得混身健康膚色，跟坐在冷氣間，沉默思索，搖兩個電話，銀紙滾滾來，同樣是「爲兩餐」，可是身受大不同了。

麗的有個習慣，沒有綽號的，統統給他一個「仔」字，李志海就是海仔，本是孖仔之一，其一出世夭折，體型「的骰」可能與此直接有關，所以娘親對他疼愛有加。

一次，吃了感冒藥，匆匆趕路，灣仔碼頭過海，突然筆直的「仆街」，到了醫院還得洗胃，把四隻門牙拿出來，幸喜不是横過馬路，否則沒有海仔存在。

海仔在中區認識不少知名人士，人人喜歡與他交往，他可以坐在「麻雀枱」，以一對三。遲來知己，道出來意，大可在旁開個棋局，同樣奉陪。更有遲到者，見他一心二用，引以

爲憾，海仔爲人，絕不令對方失望，一定有交待，是他做人至高無上原則。來者提出通對「羅宋牌九」，於是面對麻雀，右側象棋，左側十三張，不亦樂乎。

有人懷疑，一腦三用，是否使人枯候，或使他頭暈目眩。你大可放心，只有他催人，沒有人嫌他慢的。玩意結束，回家還得撰寫棋書，他可說是個「電腦人」。



棋王李志海

上海之鶯

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，麗的由於每天十七小時播出，仍未能滿足聽衆要求，特開辦金色電台，專播各地方言歌曲、故事、說書等。

金台以國語爲主，潮語次之，大江南北，所有能搜羅的，應有盡有。除現成唱片外，還請名家來演唱，評彈有謝少石，彈詞有嚴誦君、范雪萍。申曲、上海滑稽都是錄音播出。

這衆多不同類型節目，初時都由莊元庸負責編導，說起莊大姐，來頭實在不小，她有「上海之鶯」之稱，源由出於她「出谷黃鶯」的好聲線，尤其一個節目結束，照例會說：「這個節目今天播到這兒，請下次節目時間再收聽，再見！」最後的兩個字，說得溫柔、動聽，沒有一個人學得上。從她的名字，亦可推算她是名門，大家閨秀，相信她父兄定是飽學之士，才在「抱樸歸元，庸人得福」中，替她改了個「元庸」的名字。

莊大姐進麗的前，已在上海電台工作，有

豐富經驗，演導編一脚踢，又是一流司儀。記得有一次，麗的舉辦遊藝晚會，由她主持兼司儀，到播出時間，由於直播關係，不得不宣佈開始，但到會的人，可能因大雨關係寥寥無幾。

莊大姐經驗豐富，有急智，在現場直播時竟說當時「水洩不通」，人山人海，還要請現場觀衆讓路，給幾位歌星上台，那些在家收聽的，深悔拿不到入場劵，未能參與。

說到莊大姐，對音樂、時代曲，都有很高深造詣，她跟姚敏合作過不少歌曲，姚作曲，她填詞。至於著名的歌星，姚莉、席靜婷、張露等都是她要好的朋友。

電影圈裏莊大姐朋友亦不少，嚴俊、李麗華、林黛、林翠、楊羣、俞鳳至等，只要莊大姐節目上有需要，都極爲樂意效勞。

過去國語片的配音室工作者，很多都是她旗下的成員，在麗的播出國語組節目，影播雙棲。

相熟朋友中，莊大姐是個「弄璋」傑出人物，膝下好幾位都是公子，恨煞不少「弄瓦」

娘子，爲之羨慕不已。至於大姐那幾位公子，每次她身懷六甲之時，例必大啖西瓜，年齡較高的同事，定必多口，勸她不可，她卻說：「不怕，這樣對胎兒有利，將來不會生瘡仔呢！」



莊元庸訪問李麗華

諧劇泰斗

七十年代的人，度量和性格，是否比較狹窄，斤斤計較。還是當年廣播從業員經驗不足，輕率從事，忽視「慎言」？

記得有一套電影，公演了幾天，突然接到「禁制令」，那套電影的名字是「假鳳虛凰」，原來是影響了某一個行業的尊嚴，後來經過多方面的斡旋、解釋，才能繼續放映。但在別處公映，卻沒有同樣事件發生。

諧劇泰斗鄧寄塵，在電台和電影界享譽時間不短。他在電影圈裏，慈善伶王新馬師曾，認爲他是最佳拍檔，最佳喜劇演員。在電台一向都是單人表演，早期加入麗的，個人用不同聲線，同時在一個環境中，扮演爺爺、婆婆、男女主角、牛仔、B女，相互交談，六條聲帶，已不容易，還要兼顧老中青，男女的不同語氣，的確是高度藝術，難怪洋大班，每有社會賢達，或由外地來觀光的親友，定必帶到控制室，隔窗欣賞一番。一致公認，莫說香港，就是地球上再難找得如此技藝的人。

鄧寄塵，有人叫他「塵叔」、「塵哥」、「塵官」，他都不以爲忤。單從他的名字，我們已可體會他是出自名門。寄塵兩字，豈是一般常人能改的。他的長輩一定是飽讀詩書，世代書香。

諧劇節目主題曲，《聞雞請舞》，聽衆們一聽到這音樂，每戶都立即把音量加大，可見受歡迎的程度。

公司上下人等，對他非常尊敬，亦很融洽，因爲他是行裏人開心果，一有空閒總喜歡找年青新進開玩笑，或是說故事，引得大家嘻哈大笑。

有時又喜[redacted]跟年青人到體育室，打乒乓球，他怕人學他的球藝，假借藉口，定要人打「代價」波，諸如香烟、牛扒等等，試過一次，直落贏了五個扒，可見他的「悶猜」功夫了得。他靜靜告訴筆者，並不是他的球技好，只是他明白到年青人個性，急功近利，火燥性急，沒有耐性，打不上十下，就施展抽冚，往往就利用這心理，使對方自投羅網敗下陣來。

對於築長城，也是他嗜好之一，至於這場

牌勝負如何？離遠你便可以知道，假定他高談闊論，「口水多過茶」，肯定牌風順利，大有收穫。

「塵哥」走紅日子相當長，在麗的只兩年左右，影播雙棲，拍過不少粵語片，當然收入不菲。但對於花天酒地的場合，絕不參與，堅守做人宗旨。

他極有家庭觀念，過去銀行還沒有紅簿仔玩意，他太太是個標準的賢妻良母，接過丈夫給她的錢，往往自行設法，秘密收藏。而爲夫的，極有遠見，用兩毫一呎的代價，在沙田會買了不少地皮，這是廿多卅年前的事，後來在甚麼時候沽出，那可不知道了。

夫婦二人，對子女的教導有方，其一後來在廣播道麗的映聲參與音響工作。另外一位的成就，在行裏可算得是數一數二的後輩，在外國讀[redacted]科，是個腦科專家。「塵哥」在友好相聚時，問及這位世侄，他喜慰之情便會流露於嘴角。這也難怪，廣播行業的後人，據所知，只有楊善禧的公子，曾獲全港翻譯冠軍，現任職於政府部門，可與媲美之外，卻未有所聞了。

「塵嫂」平素收藏財物，確有一手。一次，她抱恙入院，需要交付按金，但銀行休息，使塵哥一時手足無措，後來得夫人指示，回家在那些舊鞋盒中，發現了不少銀両，立即送到醫院，完成手續。

諧劇泰斗正當名利雙收，如日方中，一次，因籌劃往星馬泰登台演唱，例必先要把節目事前錄音，才能出發。一面又要安排走埠節目，在匆忙急逼下，使他簡直喘不過氣來。偶一不愼，其中一段「剃死人頭」播出後，工會來信，提出控訴，搞到滿天神佛，天翻地覆。

那時候，對於此類事件，似乎有一個公式，登報道歉，公開解釋，設宴認罪，才可把事了結。

因橋段涉及影射，亦可能招致罪責，爲了此事，塵哥足足有兩個月，不敢步入修飾容顏之所，怕招致不必要麻煩。當年男士髮型，平均一個月總得剪兩次，不像這兩年盛行流長。兩個月不剪，活像今天在馬路上，挽着一個大膠袋，混身臭味，流浪大俠的髮型一般，使他啼笑皆非。

連泰斗這樣小心，豐富經驗，也會冒犯，因此所有播音人都更加留意，謹愼從事。

早幾年，塵哥已辦好移民，到加拿大去，這兩年卻常往返港加之間，曾在電視接受訪問，風采依然，不減當年。一說有人邀請他東山復出，塵哥當然寶刀未老，問題在於這位前輩還有沒有這種興趣，同時能否抽出時間，在東方之珠多留，再爲普羅大衆獻技而已。



鄧寄塵

電台之母

從事播音工作，能夠超過卅年的，到目前爲止，相信爲數不少，要一個個提姓點名的，怕要費一段相當長時間，同時亦可能有疏漏，因此只好作罷。

當然鍾偉明到現在仍然在職，差不多快要達到四十年了。算得上是最難能可貴，聽衆們對他的愛護，使我們這輩半途離開這圈子的工作者，有汗顏之感。

「胡大媽」，年青的廣播工作者對她一定會感到極端陌生。不過這一位由二十來歲開始，參與廣播，那股敬業樂業的精神，使當年這行業中，全體從業員欣佩敬仰。

她的原名胡麗嫻，馬來亞華僑，走過不少地方。八年抗戰期間，在國內中央電台、國際廣播電台，担任工作，專責用國語，或粤語報告新聞，及評論時事。

她的聲音，遠及非洲、歐美、東南亞一帶的華僑，都聽到她呼[redacted]，炎黃子孫們要團結一致，要愛國，不要做敵人走狗，詞令肅穆，莊

嚴而有力，聽衆都極爲感動。戰亂期間，交通雖然常常中斷，仍然收到不少來信，給她的鼓勵，給她無限的信心。她能在這行業中，經歷了卅四年，第一當然是興趣，第二可能就是這股力量。她雖然是女性，但往往公司裏有事，把家中要事擱放一旁。

大媽的先生姓李，是個學者，對她工作上的態度和表現，非常賞識，沒有半點怨言。

在抗戰期間，敵人把中國百姓逼害、蹂躪，舉世皆知，曾經有一羣日籍俘虜，到電台去宣傳反戰，這些人對她極爲恭敬。

人們對她稱爲「大媽」，是在一九五〇年間，當時她差一點才四十歲，爲甚麼人們要這樣叫她呢？因爲她是個有經驗，而有學問的前輩。查實她在四九年十月才參加麗的，做一個普通的播音員，所有重要或急訊，都非由她去播出不可，她的語氣極爲有力，使你聽了，對她所說的極有信心，咬字清晰，用句明確，就是她最佳的特點。

一年後，給晉升爲主任播音員，管理及行政上要她參與，她把自己僅有的工餘時間，想

了一個極富人情味，而又極爲實際需要的節目出來。

她經歷過離亂，遭遇過不少流徙滋味，體會到人間定會有不少妻離子散的悲劇。尋人廣播節目，由此誕生，來信和電話不少，她都很細心去聆聽失縱人的資料，然後詳細地廣播出去，原來這種節目並不簡單，提防不良份子，從中作弊取巧。

憑着豐富的經驗，胡大媽極爲慎重處理「尋人」這個節目，通過這個萬全的安排，例如雙方如自照片，或過去信件，其他有力證明，然後約定時日，到公司休息室，隔着一道玻璃窗，一邊是尋人，另一室是被尋訪者，看他們之間的反應，有點只是目光所及已大聲叫出名字，這已不必再費時查問，可惜當年只有聲的傳播，要是像今天，在螢光幕把實況播放，一定賺人不少眼淚。

胡主持這個節目，可算得是一個皇牌節目，受益的聽戶，更譽爲再生父母。

記得前人，和長者曾經教導，拆散人家夫妻，毀人家園定有報應。現在胡大媽使人一家

團聚，重建家園，當然種善因有好報。今年七十五歲，仍參與義工行列，身體健康程度，由此可見。

有一件事，得在這裏作一介紹，她在麗的，每天工作時間，是違反勞工條例的，人家八小時工作，她卻一定是十小時，風雨不改。

年終統計，如有勤工獎，她一定奪標，因爲絕沒有病假或事假紀錄，原來她每天早上例必作「八段錦」運動，保持健康。



胡麗嫻（站在咪前者）

胡大媽退休了

正如胡大媽常對人說：「電台雖然是娛樂大衆，但仍要負起教育的成份。」

眞的，我們在電視台有時聽見一兩句特別台詞，到了明天，在車上、公衆場合，到處都有人在說了。等於有些人覺得人們對自己不注意，或遺忘，他們故意引經據典，找尋古書，把某一個字的讀音說成另一個音，引人注意，標奇立異，這種取巧，何必呢？

由爺爺傳落來的一個字，或讀音，人們都慣用着，你又何必為了一己的「另有所求」去貽害年青人。結果會過了一小段時間，人們仍然恢復原有讀音，這就是眞理。

因此，作為一個播音工作者，要對字音準確性特別留意，不可疏忽。

胡大媽在麗的工作了十七年，一九六六年退休，公司裏上上下下，都像失去了良師。歡送宴上，最會說笑話，而又最會忍笑、搞笑、扮嘢的察叔，致詞的時候，終於淚盈於睫，咽不成聲，靠大家的掌聲，終結了他的歡送詞，

場面雖然帶點滑稽，但可以看出每個人對大媽的敬愛。

有人懷疑胡大媽，廣播時強而有力的聲音，一定是常進參湯，或食補中益氣藥物，這完全估計錯誤了，她的秘訣，就是要用「丹田」之氣，當然要生活有規律，早上要有不可間斷的運動，才能保持。

更有人稱她為「播音之母」，因為她對事絕不苟且，對下屬絕不惡言相向。年青的播音小姐，有時戀愛上，或已婚的，家庭上或夫妻間，發生了問題，她總得找個時間，跟她們單獨談話，教導勸諭。因此後來她又主持了一個「婦女信箱」節目，替婦女們解決疑難。

做一個節目主持人，衆所周知，譬如「科學節目」，你一竅不通。「衛生常識」、「時事專欄」、「賽馬」、「球類」等等，只靠專家供應講稿，肯定會出洋相。大媽讀過古書，對古文學相當有修養，在職十七年，讀音用辭未出過錯，實屬難得。

她辦公桌上，放了不少參考書籍，特別是辭典、字典，稍有懷疑，定必不厭其詳，左查

右查，加以引證，有時在難以取捨的時候，很喜歡找察叔研究，因為他不肯定的時候，不會亂說，引導錯誤，因此這兩人對每個字粵音的讀法，都比較認真和注重。

宗師鄭君綿

「綿叔」，較老一代的播音人，無一不知，時下年青人可能有陌生之感，他就是鄭君綿。論資格，遠勝大哥鍾、譚一清。

當年有收音機的人，無不知曉。天賦一條好聲帶，小生一角大有「捨我其誰」之慨。論知名度蜚聲遐邇，論功架，老、中、青、正、反、莊、諧，件件皆能。

電台不多，從業不少，變成「僧多粥少」，雖有播音「泰斗」之譽，卻是腰纏不豐，雖不至「饗餐不繼」，卻需籌措「隔宿之糧」。當時藝人生涯，不比時下，只要有人抬舉，有幾分實力，由電台轉到電視，繼而走入電影圈、走埠。立下一個好宗旨好目標，隨時可以盤滿砵滿，安排未來。綿叔開步之始，努力艱辛，默默耕耘，麗的不斷創新，策劃者想到「新型歌劇」、「歌唱故事」等等節目，機會來了。

粵曲界奇才陳伯璸，不只擅長撰曲、編劇，更能編寫播音劇，禮聘担任這項工作。《唐

伯虎點秋香》一經播出，好評如潮，街頭巷尾，人人學綿叔唱的主題曲《秋香恨》，嘎（借用，順德食的意思）羌，嘎羌，流行一時。

電台的新節目，往往會帶動某一類行業。當年新型歌劇、歌唱故事，一經播出，唱片商出了不少「粵語流行曲」，呂文成先生的千金呂紅小姐、周聰、鄭幗寶、鄭碧影等等，包括綿叔，都灌了不少唱片。

綿叔最紅的時候，曾有不少聽迷，千辛萬苦設法跟縱，誠摯懇求給機會，追隨左右，第一希望能接近，第二希望能收留作學徒。綿叔眞是有苦自己知，工作上忙得要命，還要應酬招待他們，自己環境亦並不寬裕，幸喜有個「騎樓」給這些人坐立。因此他亦有不少學生。但留在播音行裏，為數卻不多。

這行業有個怪現象，一旦成名，極少肯坦誠告人。他是跟隨誰人學師，或是跟誰「出身」，引導他入這行業，生怕會「失威」，多半編一個故事，因參加比賽，為電台賞識，向他招手，參與播出。跟「平劇」、「粵劇」大大不同。例如林家聲早就對外界表示，師承薛覺

先，是薛腔嫡傳，戲迷對他難道有鄙視麼？相反只要聲哥埋班，演出地點，離居家多遠，一樣捧場。爲甚麼？除了聲哥造詣，還有就是他的「人情味」，「尊師重道」得人敬仰。廣播行從業員爲何背道而馳，眞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藝壇有個「東方差利」伊秋水老前輩。廣播亦有個「東方貓王」鄭君綿，三十歲過後，命運開始好轉，在歌唱方面，走諧趣鬼馬路線，極受普羅大衆歡迎。

麗的播出歌唱故事、新型歌劇後，覺得人手不夠應付，於是，溫朗然等開會研究，決定舉辦「公開歌唱比賽」、「粵曲比賽」。熱鬧情況，有如時下之「未來偶像爭霸戰」、「新秀歌唱比賽」、「十九區業餘歌唱比賽」。

即時產生了藝壇三寶出來，那就是芳腔的李寶瑩，凡腔的黎文所，女腔的鍾麗蓉。

另一組比賽，又發掘了新何非凡梁金國，新白雪仙陳慧玲（華慧娜儀態專家，陳麗玲姊妹的三妹），新任劍輝陳秀英，新芳艷芬崔妙芝。

娛樂報導，雜誌工作人員，忙個不了，資

料消息之多，打破紀錄。

跟着電影公司，對於有生意嚎頭的題材，「有殺錯冇放過」，拍了不少「歌唱片」。

一時間，「粵語流行曲」、「粵曲」、「歌劇」瘋魔各階層，電影院、涼茶舖、報攤，報導這方面消息的，佔了大多數。

擅講倫理故事的蔣聲

五九、六〇年間，除了李我、鄧寄[redacted]加盟麗的外，還有一位頗受歡迎的蔣聲。亦是採取個人講述方式，主題側重於倫理方面，聽衆對象爲家庭主婦，或上了年紀的公公婆婆。

過去麗的，節目編導算是高級職員，搞出來的節目，好與壞，收聽率高低，都極重視。藝員跟聽衆是最直接的一環，但編導控制、包裝卻是整個節目最重要的靈魂。因此每次編導會議，總得提出原有每個節目的近況，互相批評研討，加以改進。

有些編導認爲自己主持的節目時間過久，想更換新節目，必得把整個「新」的計劃提案，而最重要的一點，這個節目內容，打算給甚麼人收聽，然後再研究播出時間。例如童話，肯定要在下午五時後，因爲這時間，才多小朋友可以欣賞。節目內容和播出時間配合得不好，簡直就是浪費。

因此一般來說，上午九至十一，下午一至四，所排的節目，多選唱片或重播來塡塞。事

實上那幾個小時，除了工友在廠內一邊工作，一邊收聽，普通家庭卻甚少成員在家裏，所以有此安排。

至於蔣聲，對中國古文學，固有傳統，忠孝仁義，道德倫常，不只個人、家庭重視遵守。他講述的「倫理小說」撰寫的主題取材，全部都側重於寓娛樂於教育。

因此家庭主婦，和一些上了年紀，兒孫滿堂的長者，尤爲熱愛和捧場，聽衆不少，也算是長壽節目之一。

他有一個好太太，除了處理日常家務，井井有條，管教兒女，鄰居們絕不會聽見她高聲呼喝、鞭責咒罵，她用的是鼓勵、勸導方式，兒女們亦容易吸收和接受。他們的千金，曾在傳播界工作一個時期。

蔣聲爲人，是個有計劃、有遠見的人，在麗的工作期間，亦不忘學習。印刷、廣告這兩方面雙管齊下，憑着他天賦口才、聰慧，早就「未雨綢繆」，爲未來鋪路，傳播行業後浪推前浪，總有一天會離去，人所盡知，儘管你今天紅透半邊天，前呼後擁，「姐」級人馬，總

有一天會給人遺忘，假如工作及早安排，到頭來遇上「失落」，這滋味是否受得住，這是個「忠告」，謹記謹記。

是去年末的時候，遇上蔣老兄，精神談吐，一切依舊，只是鬢髮帶了點灰白，據說和友好搞廣告生意，兒女們都成材，生活不成問題，只是找點精神寄托而已。

馬昭慈的雅號

家庭主婦的馬昭慈，她先生也姓馬，馬先生當年任職於渣甸坊倉庫，這公司福利不錯，有宿舍供應。

她未婚前已醉心嚮往於戲劇，社團及電台經常見她芳踪。爲了排戲，她可以忘記回家做飯，直至午夜才猛然記起，人人爲之担心。不過馬先生是一位明事理的好好先生，可能還是個有「氣管炎」，成「胃氣病」的男士。不但不會責備，還不敢過問呢。

她爲人爽朗率直，純興趣，不爲名利。因此遇事不理天高地厚，主持公道，夠中氣，又大聲，一般同行中人，假如有越軌行動，做妻子的往往會去找她評理。她會立即找那個壞丈夫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戟指上面，一輪機關槍，對方別說招架，連發言機會也沒有，問你怕未？這種場面，老資格的幾位朋友，都可以作證。

有時馬先生在場，覺得對方的樣子怪可憐，這些是人家私事，插嘴輕描淡寫說一兩句。

嘿！糟糕！一連串的「閉嘴」、「多事」、「不關你事」！好好先生只得搖搖頭，全不作聲，離開現場，回睡房看報紙去了。

假如在今天，人們一定會說她蠻橫、不講理、霸道。那時的人卻並不如是，只是給她起了一個很好的雅號。

幾個肚裏有幾滴墨水，而又喜歡用腦，半諧半莊的好傢伙聚在一起，話題當然多的是，說呀說的，拉到馬昭慈身上，有讚賞，亦有說她過份。世上每一件事，每一個人，都會受到人家的批評，無可避免。亦必然是毀譽參半，要是讚美超半，那已是好人了，因此有人叫她「馬乸」，也有人較爲斯文些，稱她「馬婆」，她的夫婿當然是「馬公」，不在話下。

經過個多小時思考、辯論，終於把前者決定，全部推翻，正名爲「芭蕉葉」，但覺得累贅，會引人誤會以爲她姓葉，於是簡化爲「芭蕉」。一個人知道別人替自己起了個綽號，總會問個明白。

公舉多口善辯的「察叔」代爲解答：「若論動物，最大要算恐龍，但存在兇狠，令人恐

懼生畏意念，形容女性似乎不大適合。所以找花草樹木，以花喻慈姑，離題太遠，她的個性，並無半點溫柔，說美麗嗎？只有馬公一人欣賞。樹木之中，最大是甚麼，亦難以引證，不如找植物中，甚麼的葉最大？結果認爲是芭蕉葉，有大阿姐的含意，當然亦有巴辣的意思。」她聽了頗感滿意，這雅號從此不脛而走，全行皆知。

女性格演員

聲線往往是播音人最大局限，例如「芭蕉」，要她飾演少女，是絕不可能的事。除非是喜劇、趣劇，扮演一個標梅已過，仍待字閨中，還可勉强去搞笑，跟電視不同，可以化裝、服飾等有所幫助，聲線稍差，形象補足。

芭蕉，加入電台工作，記憶所及，可沒有以少女角色播出過。最低限度扮演卅多歲，或以上的角色，擅長惡家姑、媒婆或鴇婆，確實栩栩如生。《七十二家房客》她是扮演「生觀音」一角。在《雷雨》中担任「魯婆」，都非常成功。

後期戲劇化小說，發揚光大，更忙到應接不暇。

一般播音人當年盛行中午休息午膳，一定齊齊到六國，或悅興品茗，她大半推辭不肯參加，有人以爲她怕要做東道，特別提出只是AA制，她仍然推三推四，坐的士趕回家。又有人懷疑她要伺候「馬公」，一同吃飯。忖測多多，最後眞相大白，原來她是「回教徒」，酒

家多數是用「豬油」，所以才不在外進食，除非到清眞館子不可。

在教會裏，基於她辦事能力，加上又有知名度，担任要職。每年會裏例有盛會慶典，由於她的面子，同事們定必應邀參與遊藝節目助慶，使該會生色不少。

馬昭慈在行裏，在回教會裏，人人都對她尊重有加，她有要求，一定是公家事，沒有一個不樂意去做。遇上朋友有困難，定必到處周張，大費唇舌，務求能籌款資助，替人解困。曾有一位年青人藝名「楊古」的，家中有事，以致生活饗餐不繼，她招呼在家，足足維持好幾個月，直至他找到工作爲止。這種行藏，眞乃女中豪傑。

芭蕉熱衷戲劇，馬家傳宗接代責任，無暇理會，直至過了一枝花後，才有夢熊表現，朋友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，喜的是今後他倆，夫妻感情更進一步，家庭間有個小寶，定然不致冷清清。憂的是生育時，年齡稍大，是否會有困難？這是多餘的想法。

不過最喜歡的，還是「馬公」，自從太太

中大附小現眼後，經常笑口常開，因爲不愁馬家繼後無人也。

一天，消息傳來，芭蕉入院待產，我和鍾偉明、藍菲、毛毘等等一大羣，趕到馬家，正是「皇帝唔急太監急」，問馬公喜歡男還是女的，答案是：「無所謂！」於是這羣落第才子，忙着替馬家新一代取名，經過一番推敲認爲「麟祥」最爲合適，但不能連姓一起叫，結果父親替兒子改名「馬鐵聰」。

「甘草演員」，不論任何時代，只要有實力，總不會受到淘汰淹沒。一齣短劇，或一個長篇劇集，可能只有一生一旦，但其他綠葉、甘草，卻會很多去陪襯。

芭蕉在電台表現成績好，星探終於找到她頭上，邀請參與電影工作，過去在舞台劇上的經驗，加上她造型功夫有基礎，片約不少。目前深夜播放的粵語片，不時看見她演出。她個子高大卻染了個「哮喘」之症，天氣一有變化，發作起來，無法支撐，眞是痛苦萬分。使人對因果之說生疑，像她這樣一個好人，爲甚麼要這樣折磨她？只可以說：「前生作的是，今

生受的是。」

有人說香港氣候潮濕，對風濕、哮喘病者不利，馬公極力主張舉家移民加拿大，大半理由，爲了她的健康。雖然她明知道一離開香港，她的戲劇生涯，從此結束，但爲了減少痼疾來臨的痛苦，終於忍痛離開，舉家遷往彼邦，始終沒有音信。數年前，訊息互傳，據說芭蕉葉落，已在加離開人間，聞者無不惋惜。

鼻祖之一譚一清

說了不少[redacted]的領導層，好好歹歹的軼事，亦該介紹一下當年曾爲該公司立下不少汗馬功勞，本身亦蜚聲一時的英雄人物。除了大哥[redacted]，曾被[redacted]爲「播音皇帝」，這榮譽，不單只播出成績好，還得要有好的品德，因此他當之無愧。到今天仍能在香港電台當高職，屹立卅多年，不簡單。

一齣開幕首播話劇《陞官發財》，作者譚一清，現仍在無線偶一露面，據說健康理由，不敢多接劇本，只抱着「過戲癮」的態度。

一清是他自取的藝名，長輩給他的名字是鴻鈞，出身於大家庭，祖父是三十年代酒店業鉅子。他這藝名，曾受友好非議，認爲跡近出家和尚。不過，他的理由，認爲塵世間，人人都充滿俗氣，包括一己，亦脫離不了，希望能做到「十俗一清」於願已足。

從他識字開始，便喜歡閱讀劇本，所有名著，沒有百分之一百，亦有百分之九十拜讀過，奠定了他後來播、演成績的基礎。據前[redacted]說

，要做一個好演員，要多閱讀名人劇本，多看別人的演出，自己多仿效練習。時下快將晉升哥級、姐級人馬，能有幾人做得到？

一清酷愛戲劇，想走入這圈子工作，談何容易，當年人浮於事，百業凋零，想找一份普通工作，亦難比登天，靠熟人面子介紹，還得要担保。

佛家所說的「緣」，確實不到你不信，剛好那時候，早期電影界大導演關文清，和紅透半邊天的大明星鄺山笑，兩人合辦了一間「山月同學會」，計劃培訓接班人，給年青人投身戲劇的機會。

這個會的定名，取鄺山笑的「山」字，關文清英文名的「 MOON 」譯過來就是「月」，因而得名。

經過精密的筆試、口試，取錄了十多名學員，如鍾偉明、莫蘊霞、方達堯、劉達、譚一清等等。關鄺二人原始意向，是訓練這班人從事電影工作，結果大部份走上電台之路，只有莫蘊霞、劉達在電影圈，卻並不得意。

譚年青時，稍長的面型，跟現在面圓圓「

大富翁」的樣子，大不相同。當年樣貌個子不俗，充担過不少小生戲路。但他本人卻喜歡演老角，及性格戲路。寫過不少[redacted]綿悱惻愛情劇本。後期由於公司安排，做了編導，開始改編劇本，爲數不少。得意佳作，要算是《殺人王》了。錄音帶賣往外地，亦極爲收得。

從事播音工作的人，大半都是「牙尖嘴利」、「口水佬」。噤若寒蟬，三緘其口的，不是沒有，但較爲少有了，一清算是不喜開聲的那類，人家說笑話，他聽了只是笑笑，很少加入湊熱鬧，所以有人給他一個雅號「老夫子」，是說他爲人穩重而已。

他太太何寶如，在他打算投入電台時相識，一清那段時間，正是青黃不接，最艱苦的時候，幸喜她在中央戲院工作，時常加以幫忙，此情此景，令人欽佩。

記得上一代的長輩，對於從事戲劇藝人，都有極端偏見，認爲是沒有出息的「擘口仔」。知道女兒愛上了一個走戲劇路線的人，大加反對。她卻不顧一切，一意孤行，變本加厲，對譚不斷鼓勵，盡力支持，眞有如「廣東大戲

」後花園相會，贈銀三百兩，上京赴試的戲匭。結果嘛，他不負所望，成為播音界出類拔萃的鼻祖之一。眞可說是慧眼識英雄。他們有好幾個兒女，據說有一位亦子承父業，在電視台工作。

近年來他曾在[redacted]魚涌開設一公司，賣唱片及錄音帶，後來因時間問題，不再[redacted]續。現在很少與老友往還，因為已是好幾任的公公爺爺，樂在其中呢！

編劇奇才程雪門

電台芸芸編劇中，較早期的有毛畏、藍菲。能夠由五〇年代，直到今天仍受歡迎的，當首推楊普禧，目前仍在商台，用程雪門名字，編寫不同類型節目，每週所交場數不少，別誤會他是「往錢看」，那就大錯特錯，三十多年的編劇經驗，未嘗中斷，成績如何？還需考慮麼。

楊普禧的劇本，不光是麗的重用，港台、商台都極受歡迎。他的作品，包括文藝、言情、喜劇，緊張恐怖，屬於多元化。對諷刺性方面，不但針針到肉，不只擅長，亦是他感到最有興趣的寫作。

說他的劇本，去到全港的電台，絕不誇張，除劇本外，又寫「專題」講稿，供應很多較爲出名的節目主講人。最高紀錄，一天可完成四個「半小時」劇本，及兩段個人講述專稿。速度之快，確是「筆走龍蛇」，「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」，因爲抄稿的人，有時去到他府上，欠幾百字，只好稍等，飲完一枝汽水，便可

取得原稿。

編劇人，大半喜歡寫長篇，因為短篇每半小時得完結一個故事，亦即時刻要去組織思維另一個故事，一個未完，已需再想下一個。但普禧對這問題，卻毫不在乎，認為社會上，書本上，要找題材，比比皆是，俯拾可得。

「十八樓C座」，那些精彩台詞，有耳共聽，往往使人拍案叫絕，甚或狂笑，又或會心微笑，這就是他的成功之處。相信同行裏，不少寫過長篇小說或故事，任誰都難以打破他的紀錄，一本《西遊記》，足足編了三百〇三場，在吉隆坡、怡保等地，最近仍在一再重播。



作者與程雪門(右)

著名的劇作家

麗的編劇較出名的，呂啓文亦是佼佼者，《人海傳奇》、《夜半奇談》都頗出色，至於喜劇，卻不感興趣。

蘇廷芝的歷史故事，引經據典，找資料的時間，多於編寫。使人不只懷舊，對於過去古人的生活習慣有所認識，了解歷史背景和過程，是個肯負責的編劇家。

馬雲，原名李世輝，本是小說作家，曾在麗的呼聲日報當過記者。曾寫過一本「大地恩情」，暢銷國內。早期寫過不少鬥智、偵探小說。後來在麗的寫「武俠小說」一劇，轟動播音行。

社會言情，倫理文藝劇本，寫過不少，武俠小說劇本卻是他所長。近年來熱衷於在雜誌方面寫作。

近期出版了一本「男人的品味」，據說今後致力於這方面發展。

龍影是個出色演員，担任過電視遊戲節目主持。對編劇亦是高手，工作忙所以作品較少。

蔡綠波又名蔡錦，博學多才，本是報章作家，後在麗的寫過不少劇本，對「夜半奇談」稿件，每有佳作。可能閱讀多，走過不少地方，耳聞目覩的資料廣，所以作品頗受聽衆歡迎。

才女艾雯

麗的呼聲全盛時代，要算是開幕三四年後。當時有一位極受歡迎的女[redacted]員。她在一九四七年代表學校參加全港校際戲劇比賽，榮獲女主角冠軍獎，可見她對戲劇造詣之深。她姓脫名慧貞，或許你仍會覺得這名字很陌生，難怪，因爲她的藝名是「艾雯」。

她担過不少大型節目的女主角，飄揚的《結婚十年》，她自編自導自演的《慈母淚》、《金夫人》，都是令[redacted]眾、觀衆留下極深刻的印象，爲甚麼會說到「觀衆」呢？因爲上述的播音劇，全部都給片商搶購版權，拍成了電影之故。

至於她主持的《夜半奇談》、《人海傳奇》，都是皇牌節目。至於《慈母淚》，她細膩而入木三分的筆法，加上參與播出的人，人人都能把握劇中人的個性，隨着台詞，培養眞情入戲，成績當然爲人「叫好」。四五十場的播出，只播了一半，大導演秦劍便高價買下版權，還邀請粵劇紅伶紅線女担當主角。破天荒在銅

鑼灣，第一流放西片的「樂聲戲院」，放映粵語片《慈母淚》。

她有才女之稱，曾當過高級編導，綽號「蛇女」，可能是個性或習慣得來。



才女艾雯

播音女明星

麗的全盛時期，「當家花旦」多的是，艾雯、梅梓、湘漪、凌芝、丹萍、何雪凝等等，數之不盡。

部份已介紹過，現在要一提的，湘漪，原名梁翠屏，戲劇底子深厚，屬演技派，最近幾年，在無線亦有露面，有目共覩，不必細贅。

凌芝，原名張麗瓊，標準高度，嶺英中學高材生，做過編導，求學時期，成爲校花，艷麗程度可想而知，嬌滴滴鶯聲，男性聽衆，迷倒「木箱」旁的不知凡幾。近年來爲了兒女前途，移民去了美加，不過每年例必回港一次，照例電告舊日友好，相聚幾回，念舊之情，可見一斑。

丹萍，周雯是她眞名實姓，也是演而優則導的人物。她的近視，雖然不致要戴「whoa」，亦不算很深，總超過一百度以上，近視的形成，大半是因爲年青時，用神過度，她不只是個優秀的播音人，同時是配音高手，這門學問，除了經驗，還得「眼快」，「記憶力强」，

「口齒伶俐」，「隨機應變」。在配音來說，她可說是個前輩，不只配得準，還有情感，由於成績好，經驗老到，好幾年前，她已做了領班，直至目前爲止，仍在亞視效勞，對新進和後輩，不惜花時間，用心指導，難得之至。

人望高處

五十年代末期，麗的人事變遷驚人，先有吳秋潭被逼自動辭退，遠走澳洲。

繼而紅透半邊天的洋人，節目部總監鄧樂夫亦相繼落台，回祖家去了。

五七年五月廿九日，麗的映聲以黑白電視在港九首播，中英文穿梭播出。利用早就敷設地下線路，按戶收費，並需付安裝費用，買機、分期付款，悉隨尊便。

中文節目負責人爲林蒼。

在電台廣播方面，吳鄧二人離去後，一位由滬來港的蒲美鍾，原籍上海，是著名的唱片公司主腦人，掌握中文節目部經理大權。他對艾雯、高亮特別賞識，但爲人相當謹慎，經驗老到，時刻留意下屬擴張勢力，勾心鬥角，因此他提拔尹德華作爲副手，加强注意手下這班編導。

受他器重的幾個人之中，亦非庸俗之輩，對於蒲那一套個別擊破，使各人互相猜忌，各自爲政手法，早就胸有成竹，洞悉於心，不加

理會，把自己工作搞好。當然其中亦有個別陽奉陰違，做兩面人。甚至看風駛帆，說一套做一套，希望得蒲青睞，拉一拉，提一把，飛上枝頭，脫穎而出，凌駕同儕，一顯才華。

密底算盤

蒲美鍾全力要搞好內部人事，對外節目上的製作，經已「心力交瘁」，本身健康一向積弱，只是一百廿磅體重，個性急燥，對日常事務一不如意，便動肝火，這是衆所周知的事。

過去在申時，工作和環境都很寬裕，五〇年來港，可能受過一些挫折，對於「錢」很重視，很少肯請人去「下午茶」或「午膳」。公司不成文規定，經理級可以有車有司機的享受，他卻不要這「排場」，要求將司機那份人工折現，坐的士代步，理由是替公司省回一筆開支。據說每個月他只支付一半出去，其餘的一半可以袋袋平安，覺得非常高興。常對同級或主任談論，關於上下班坐車問題，主張不可買車，車身會折舊，機件修理，汽油，抹車費，違例泊車，觸犯交通條例，找位泊車，予人方便，順風接送，費時失事，假如不懂駕駛，考不到執照，請司機，那就更慘了，認爲最好是坐的士。

這一套理論，世上的汽車公司、汽車經紀

，保證要消失、絕跡。的士公司及司機，一定眉開眼笑。不過從這一件小事，和他的主張，便可以知道他對錢財的看法，可以說是節儉，難道不可以說是吝嗇麼？

簽約風波

蒲美鍾走馬上任後，一來人生路不熟，過去雖曾是娛樂圈中人，畢竟搞的只是唱片行業，對戲劇充其量作爲一個觀衆而已，一旦要挑起這個担子，必得要找幾個心腹，爲自己引路不可，這班人裏面，誰最可靠？誰可利用？他們頭上沒有鑿字的，只好靠猜度，及接觸言談間，找得力「馬仔」。

人，總會有自己完美的一大套計劃，上任後第一個計劃，怕人才流失，給港台給商台拉角。商台在五九年十月廿六日開始首播，當時只要買一個原子粒收音機，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收聽，又不需繳交每月十元的費用，如果它沒有好的人才，好的節目，肯定用戶一天比一天減少。有見及此，立即擬就一份計劃書，呈交當局，希望與大部份聽衆偶像，成績好的藝員簽約。

不知是上頭的批示，還是他得力助手的意思，結果只是簽了五個最有名氣的阿哥阿姐，其餘的只着令各編導，用多年來交情去維繫、

安撫。

而事實上，其餘尚有不少「響噹噹」的人物，他們爲了面子，爲了今後收入，這是現實問題，都在考慮「各奔前程」大計。

紊亂的部署

原有的電台，新開的電台，知道了麗的和局部藝員簽約，封鎖人才外流。同時部份沒有簽約的，情緒非常惡劣，於是派人向他們招手。

呂啓文、梅梓、曾永强等走往港台。馮展萍、周聰、趙樹堅、林彬等走向商台，使曾經一度被稱爲播音王國的電台，一分爲三，鼎足而立，分庭抗禮。加上人家不收費，自己仍每月收十元節目費，此消彼長一面倒形勢下，公司方面又只着重於有線電視，似乎沒有心情再理會金銀台方面，使中下層工作人員，爲之氣餒。

蒲美鍾另外一個新猷，提升了五個藝員做副編導。無非是怕這些受歡迎人物再流失，至於薪酬，差不多和正編導非常接近，這些老編導心境如何，不必多說。

蒲氏的一切，已到了「一子錯，滿盤皆落索」，越搞越亂，不可收拾。他手上一男一女助手，卻各自爲政，男的部署自己友好，不管

他對戲劇有否認識，先給他來一個劇務工作，伺機升拔上去。女的嫉妒成性，學問比她好的，工作上、或戲劇知識比她強的，都盡量設法排除。試問蒲用了這兩個得力助手，怎會不注定他後來的結果呢？這一段時間，中文節目部眞是風雨之秋了。

蠻不講理

一天，鄧寄[redacted]突然表示，公司對不起他，這麼多年來，物價指數不斷增長，而他的[redacted]金卻一直保持原狀，欺人太甚，商台有意想他過去。

蒲知道這件事，眞是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落。他有一個特性，就是想加薪，而帶有要脅性的，肯定不接受，防範後有來者。同時，他認爲任何一個最好的節目，都不可能與天同壽，總有一天受唾棄。本應向鄧攤牌，請他另謀高就，問題卻在蒲上任後，離散的人數實在不少，鄧在高層人士洋鬼子腦海，有頗深印象，變成投鼠忌器，左右爲難。

與此同時，最高當局，下一道通告，因業務不前，利潤下降，而電視方面支出，數字龐大，誠恐有失，要全面節約，並全面徵求有好的開源辦法。

爲了節約開支，下令要中文唱片房，把有內容的舊聲帶退出來應用。蒲聽了大不以爲然，他認爲這些聲帶有內容的，價值足抵四五盒

新聲帶，一旦採用這項措施，等於將港幣放入爐灶，而高層人士，不想再用現鈔購買聲帶，一意孤行，這使唱片房負責人一則痛心，一則惋惜。而蒲氏感到洋鬼子蠻不講理，又不尊重己意，頗爲氣惱。

曝光太多

最高指示，一切節約，要保留職位，遵守指示，逼使合約藝員、編導、主持，全部參與播出，務使減少支出，有如無線一樣，下午七時的劇集，見過的演員，八時卅分又再見他的演出。在麗的，一晚連續幾個節目，都有某一個人的聲音出現，犯了曝光太多的毛病。演員「播到殘」，有厭倦之感，聽衆則聽到「混淆」、「討厭」。直至聽衆來信反對，報章讀者來函提出意見，才酌量減少這種錯誤措施。

蒲爲人相當主觀，處事只顧一己的喜惡，除了重用左右手外，連他的副手尹德華亦不予重視，可有可無。此外，他對於凌芝、丹萍這些年青貌美的女將，特別喜悅，有空的時候，總喜歡跟她們坐談聊天。

爲了栽培凌芝，安排她跟我做轉播，當時是星島假英京酒家，舉辦一項慈善歌唱，結果新手和老手之間，當然不會融洽，節目播出似乎不錯，我倆之間卻種下了很大的歧見。事後蒲對凌大加讚賞和鼓勵，而凌則淚盈於睫，幾

乎泣不成聲，認爲我沒有好好教導，又沒有安排，給她多些機會開聲，在重要的關節不給她表現。他聽了後只好多加撫慰，答允以後多給機會，另想辦法。

內憂外患

蒲美鍾可能年紀大了，對過去的戰績，是指在上海那股鬥志，到了麗的，亦可能太多束縛，無法施展，只好走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」，安度晚年這條路。

不過，世事時刻變幻，商台雖屬新埋班，但人人肯多走一步，廣告部ＴＰ鄺，神通廣大，又是這行翹楚，廣告多自然可以做多些節目，加强陣容，聽衆亦越來越多。

相反麗的用戶拆機數字，亦一天比一天多，蒲氏仍堅守高層指示，加强節流，搬出不少數年前收得的節目，塡充時間，並巧立名目，說是聽衆要求重播，這種自欺欺人的招數，瞞不過聰明的聽衆，拆機之聲不斷傳來，蒲氏一直沒有善法解救。

在蒲氏管轄的中文廣播組，下情無法上達，因爲他曾下令，凡事先經他的左右手，很多問題就此被擱置。

其間曾發生四個副編導，聯合提出要升職正名。他的左右手，可能是幕後指使者，因此

推說無法說服要求者，勞動蒲親自出馬，費盡唇舌，個別接見，用「拖訣」過得一時得一時。

由於壓力大，左右手又並不攜手合作，互相猜忌，副手又怕事不負責任，藝員們分分鐘要走，蒲終於病倒了。

病入膏肓

白領，大部份都是「盡我所能」，不只要做好份內工作，更要表現。最終目的，主管能賞識及發覺，從而升職加薪，這是正常之路。然而遇上「濫竽充數」兼且不學無術的，胡塗主觀、懼怕你的眞材實料，遠勝於他，那可不能一概而論，把你壓制着，有如張士貴對待薛仁貴，那已算不錯了，若是攆你出大門又如何？

蒲美鍾對上無以交代，屬下人員又動盪不寧，終於醫治不來，求醫診治，經診斷後，[redacted]生認爲必須休息，否則由神經衰弱，變成精神崩潰，不可收拾，只好遵從醫生說話回家休養。

一九六二年二月開始沒有回來辦公，至四月二日，開始重返寫字樓，據說是肺病作怪。

六月廿日，總經理召集全體編導會議，宣佈蒲氏將於七月開始休假，爲期三月或會延續。如此說來，蒲氏此去，回來與否已成大問題了。

八月廿二日新大班華倫上任，第一件事，委任尹德華代蒲的位置。並不斷召開節目會議，企圖「力挽狂瀾」，一切似乎微露「曙光」。

十月廿九日，噩耗傳來，蒲氏離開人間，翌日舉殯。

青年心理專家

蒲美鍾在職時，在辦公室門外，經常出現人龍，等候謁見，尤其手下寵臣，更奉承左右，唯恐不周，一旦染病入院，初時仍有個別到院喧寒問暖，報告公司近況，策略指示，漸漸發覺病情並無好轉，或許由於工作太忙，亦沒有再去了。

蒲氏舉殯之日，場面冷淡，使人不禁寒慄。怪不得有人主張「有風駛盡艃」。趨炎附勢之人情如紙薄，此地為甚，而藝術界更甚，信歟？

尹德華正式執掌中文節目部廣播組大任後，一切都非常民主，事無大小，定必徵詢對方意見，慎重行事，使全體上下人等精神為之一振。

他在公司開幕不久，即加入行列，早期担任《青年信箱》，瘋魔不少青年男女，不論生活、愛情、事業、家庭、就業、學問。像今天商台《盡訴心中情》白韻琴一般，希望他能指引一條明確之路。當時他只是藝員身份，同時

在某最高學府兼任講師，因此有「青年心理專家」及顧問之稱。

高瘦的身型，架着一副金絲眼鏡，溫文談吐，一派學者風度，使人對他有可信任和尊重之感。

上佳舵手

浮沉於麗的呼聲超過十年之久，尹德華終於得償所願，担起中文廣播組大旗，統領三軍，做第一把手。

未做行政工作之前，亦曾參與不少節目播出，一度選播世界名著《簡孃》，自己担任敍述，鍾偉明、佩佩負責對白。他的藝名滔滔，老友多以此稱之，極少人稱他爲尹先生。升官後當然有所改變，不過他仍希望老友叫他滔滔，不可見外，由此可見他爲人及處世之道。

世上身爲「波士」或一個機構的領導人，大致可分兩大類：一種是用仁愛、友善的態度，甚至表露於臉上。盡管屬下犯了「彌天大錯」，仍保持「心平氣和」聆聽解釋，最後溫和地責備幾句，希望今後特別留意，不可再犯，相信下屬今後再不會重犯同樣錯誤，可以肯定。這可表現出一個人的修養，錯已成了事實，咒罵亦不可能挽回，倒不如敎導一下，對方反而緊記於心，多好。

另外一種，一是年紀稍輕，一是不學無術

，他身在高位，怕人看不起自己，說他「乳臭未乾」，或是發號施令，下屬陽奉陰違，當他「冇到」。因此上任之日，即以「霸道」、「權威」不苟言笑姿態出現。算你是有成功大喜訊向他報告，仍裝着一副拉長的黑臉對待。

不恥下問

報喜的人，眼看「波士」這副咀臉，還有下次麼？結果造成了下屬與你，有一條相距很遠的鴻溝。現代企業管理，咸認爲上下溝通，相當重要，事實的確如此，龐大機構每一角落，每天自己都能抽出時間去巡視麼？當然不可能，一切大大小小的事，還不是靠下屬們幫忙去做，向你報告，所以才可以知道得這麼多，對公司發展，每個成員有了歸屬感，每人多出一分力，好過領導者「廢寢忘餐」，叫到「聲嘶力歇」，廿四小時不休息，靠一個人的力量，去發展這麼大的機構，不可能。

尹德華眼看蒲美鍾那套領導方法，那套霸權政策行不通，因爲人們對蒲孤立，不與爲謀。曾遇上幾位飽學、有實力的，竟然「反唇相識」，極其量「掛冠而去」。結果震怒氣頂，心痛腦脹，活受罪。

尹對於事物、字音，一有懷疑，雖然曾爲大學講師，仍然不恥下問，世上這麼多事物，中國這麼多字，誰敢認全部都懂，全部都識？

尤其是「問字」讀音和寫法，絕不會爲人恥笑。不過「寫白字」、「讀錯音」，那就會有人在背後掩嘴偸笑，絕不爲奇了。下屬們知道他處事態度，人人都樂於接近，工作和業務，都有了進展。

善款創紀錄

原本編導會議，通過在九月十二日，舉辦慈善伶王新馬師曾救災義唱大會。後來因某方面的反對，幾乎告吹，若然此事在蒲手上，肯定不再進行，就此罷手，但尹則堅持到底，多方奔跑，加上屬下各員羣策羣力，終於迎刄而解，在十九日隆重舉行，爲災民請命，出乎意料，善款數字打破四十萬大關。

這項奇蹟使港九人士，及慈善機構爲之震驚，只是一個電台的力量，能籌募如此龐大善款，成爲人們茶餘飯後，談話資料。

達致這項輝煌創舉的幕後工作者，包括了慈善伶王新馬師曾、胡章釗、葉脈、莊元庸、高亮、沈葦窗和我等。有主唱，有司儀，及事前策劃，一切部署。更加上黃定一、孔令正、周永耀、陳百祥、陳淑莊這羣熱心工作者，幕後推動。全體藝員、會計部、工程部職員，一致自動自覺參與，實屬難能可貴。

尹德華接掌大權後，辦了幾件好事，竟然有少數用戶申請裝機，拆機之聲減少了。大班

「華倫」更沾沾自喜，認為有眼光，對尹的提拔，完全正確。麗的業務雖未能化腐朽為神奇，但不致走向每況愈下。



麗的呼聲籌募善款

五大台柱

尹德華在[redacted]的呼聲風雨飄搖，差不多是殘局的時候，執掌大權，企圖扭轉頹勢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抱着破斧沉舟的意念，能夠保持原狀已是了不起。

幸喜他不採獨裁手段，凡事以大衆意見爲「依歸」，一人計短二人計長，經過研討，進行一件事，出錯機會就比較少了。

他手下擁有一個「五人組」，艾雯、高亮、譚一清、莊元庸和我，位位都是播音界精英。論才華，全部都是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，要說資格，人人都可以獨立當台長。處於風雨同舟的環境下，只要不走各自爲政之路，合力同心，無論如何，都仍有一定的實力，每人都有一定的擁[redacted]，因此用戶數字暫時穩定下來。

最可笑的，華倫大班曾妙想天開，委托一間公司，作一個各節目受歡迎程度調查，經過一段時間，該公司的報告，最受歡迎的節目爲下午金色電台的「潮州曲」。收聽人數佔第一位，節目部當然要立即開會，聆聽結果後，人

人為之啼笑皆非，當然，潮曲會是受歡迎節目之一，但最多人聽，卻也未必，潮籍人士在港九，總不會佔了半數以上，因此覺得洋人那套「調查」不盡不實。

兩個才女

杜燕芝，早期電台紅女角，很少人知道。她的藝名梅梓卻無人不識。

她與何楚雲，瘋魔港九聽衆，兩位除了天賦清脆悅耳鶯聲外，台詞造詣，角色揣摩，都配合得到無暇境地。她們除在播出戲劇方面，有超卓成績之外，對粵曲同樣有深切研究。更有一點相似的地方，對中國文學方面有鑽研，詩、詞、歌、賦，都極有興趣，堪稱一對藝壇才女。談吐當然文縐縐，同時都能編能寫，難得之至。

梅梓在麗的開幕後，與馬昭慈、藍菲、大哥鍾和我等一起播出，後來又羅致於職員行列，有一段時間，因報導員請娠娠假，一度出現人手不足，主管請她客串幫忙。

當羅鳳筠開一個新節目《塊肉餘生》，缺乏童角的時候，有人想起她弟弟杜國威，只有六歲，不過很有天份，平時姊姊在家改台詞，讀劇本練習的時候，他在旁似模似樣的跟讀，語氣相當不錯，於是提出來研究，她卻一口推

絕，怕會影響小弟弟學業，更且毫無經驗，字又識得不多，不可能担當主角。礙於實際情況需要，經不過衆人誠意的要求，請她帶一本劇本回去，翌日回來試音。只好勉爲其難，回家後一字一句的敎導小弟，並且教他打符號作記憶，來改劇本，因爲威仔只是一年級小學生而已。不過威仔聰穎過人，記憶力又好。很多台詞，是甚麼意思，根本不明所以，幸喜姊姊有良方，有耐性，循循善誘。

姊弟兩人，經過一晚的努力，第二天按時入播音室，準備試音，威仔眼見一羣都是相識的姊姊、哥哥，加上人人予以鼓勵，心裏根本沒有壓力。

紅燈一亮，沒有半點「怯場」，按部就班，對方說台詞，有自然反應，簡直不可思議，儼如一個有經驗的播音人。台詞每字每句，咬字清晰，語氣卻保持六歲小童的天眞，在場人士，拍爛手掌，咸認爲天才。

神童杜國威

《塊肉餘生》的主角，決定由杜國威担任，一經播出，好評如潮，不在話下。他不只台詞說得好，喜怒哀樂的投入，帶動聽衆情緒，的確難能可貴。

後來我編導的《金銀島》亦邀請他參加。電影圈亦不甘後人，改編的《孤雛淚》，紅得有如馮寶寶童年一般。

威仔的成功，梅梓當然功不可沒。原來威仔改劇本，有自創風格，常用圖案或象形文字代表，例如「橫掂」，他只是一劃一直替代。三點半鐘，劃一個圓圈，短針劃在三字，長針劃在六字便成。至於他不懂的字，有他自己的辦法劃上符號，聰明有經驗的哥姊們，拿着他的劇本，根本就無法明白，所以稱爲神童，誰敢反對？

杜國威雖然被捧成天才神童，但生性純和，並沒有半點傲慢，圈內人均對他萬分愛護。後來因爲學業問題，家人都一致堅持，不再參與，使各主持手足無措，只好在選擇劇本的時

候，盡量避免童角。曾經有人嘗試在兒童節目，找最好的小朋友担當，結果句句「 NG 」，台詞說對了，卻沒有語氣及投入感。

直至湛深主持「武俠小說」，馬雲編寫了《小俠紅蝴蝶》，終於請何雪凝扮演，這是後話。

梅梓早在多年前，去了美加，未去前，曾在無線訓練班担任過導師，相信定是有關「台詞對白」的項目。

至於杜國威，則是目前本港劇壇的風雲人物，所編劇本，多是叫好又叫座的佳作。例如近作《人間有情》、《遍地芳菲》等就是。



梅梓

化身的神童

神童杜國威為了學業，離開[redacted]的後，一時無法找得一個理想的童角，兒童組成員有的是，在他們的圈子，成績亦有超卓的，不過一到成人組，便有很大距離。

編導會議，為了這問題，開了幾次會議，終於艾雯提出，可否要新加入的何雪凝一試，因為她的聲線，只要改一下語氣，很像孩子的。

何雪凝，原名貞潔，是溫 SIR 的太太，系出名門，出自富貴之家，結婚後，由於夫君工作影響，對播音漸感[redacted]趣，資質[redacted]穎，學習能力又高，再加上天生一條好聲帶，待人接物，態度溫和誠懇，謙恭有禮，不少老手、前輩自動加以指點，成績猛進，一日千里，只是短短一個時期，已可獨當一面担正女主角。

那時候，不少年青男士，聽了她的廣播，寫了不少愛慕信件，苦欲一見。他們又怎會知道，這位二八年華聲線的嬌嗲少女，已是廿三四足歲的賢妻少婦呢？當然電台高層人士對這

個秘密，爲了「收聽率」，必須高度保密，保留形象。

經過試音後，一致認爲她的確可以扮演童角，聲線是沒有問題，只欠兒童的語氣，未能把握。

何雪凝[illegible]了錄音帶，覺得自己說得不像兒童，拒絕扮演，這下子使全體編導緊張起來，因爲好幾個新節目，都要童角担大旗，要是她拒絕飾演，整套計劃，要重新考慮，變成亂了陣脚。有人單獨約見，好言相勸，要她改變初衷。亦有幾位編導一起約她，說出大堆道理，並且鼓勵有加。更有人去求溫朗然，設法多多勸勉，終於成功了。

要達到好效益，她找了不少機會，去有孩子的親友府上，藉故探訪，其實學習兒童說話的語氣、發音，可見她對工作的熱誠和認眞。

對於藝術圈子的成員，有些喜歡捉弄、謔笑，甚或語帶雙關的說話，她當然不明所以，有人認爲像她這年紀，不會不懂，其實與她的環境有關，社會上不少俚語，她眞的連聽也沒聽過的，但有人卻給她起了一個綽號，「亞

ME 」，原意是「唔化」，唱歌唱到「 ME 」就唱不到「化」，亦即追不上潮流，常常給人捉弄。

後來她在廣告、配音方面，都大派用場，成爲大忙人。她加入麗的後，又介紹了高亮、龔敬、駱明這些高手進入播音行。她嗜好唱粵曲，最崇拜白雪仙，閒暇亦往往去樂社「操曲」。

「麗的映聲」面世

五七年五月廿九日，香港有黑白電視面世，麗的映聲首播。中英文穿梭混合，屬有線而需繳費的廣播。

中文負責人爲林蒼，姓鮑，原籍上海，在電影圈工作經年，陳文光爲編導。萬事起頭難，設備簡陋，工作人員都是「急就章」訓練出來，播映室狹窄，跟目前兩大電視台製作，「蚊髀與牛髀」根本「冇得比」。由耳的享受變爲耳目共賞，已感到新奇和滿足，當時家中有座電視機，已是身份的象徵，羨煞旁人。節目安排，都是些個人的，或英語教授。播映一套名家獨幕話劇，已算是大型節目了。

高層對原日效力播音的職藝員，非常關心和照顧，下令有興趣，自認爲有把握的可以申請試鏡，優先錄用。藝員演出，十足收成，職員則折半收益。互相鼓勵之下，報名試鏡人數，相當熱烈，成果亦非常滿意。

其中一項節目，《明星訪問》，只需一個角落，不用豪華佈置，只放兩張沙發椅，觀衆

只要看見明星，主持人代表自己發明想知道的問題，關於明星的生活，從影經過、愛好、家庭背景，這些瑣碎的事，去問自己的偶像，由他親口回答，特別有興趣。

「明星訪問」的風波

林蒼自己担任「明星訪問」主持，過去在電影圈工作，有一定的方便，存在有利條件不少，但亦有美中不足的瑕疵，他的廣東話始終帶有一點點上海音，未能達到百分之一百純正。

訪問國語片明星，雙方意會溝通，生動精彩，如魚得水，大派用場，收視率相當不錯。

一次，邀請丁皓接受訪問，她有「小靈精」綽號，口唇薄薄，說話快捷，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睛，遇上難題，只要眨一下，立即就有好答案。她聰慧、機智，影圈裏人所共知。

節目開始，表示歡迎，循例必問的問題，一個個順利的過去。丁的答話中，給林找着一個有趣可問的題目，就是外傳她有「白馬王子」出現，是否屬實？小靈精把頭一擺，裝作一派誠摯、天眞、莫明其妙的表情，反問甚麼是白馬王子，林明知她在逃避，節目在進行中，不能不略作解釋：

「白馬王子，就是雪姑七友卡通片裏，對

雪姑情有獨鍾，騎着白馬那位英俊王子囉。」

她嫣然一笑：「哦，你的意思是指男朋友？你夠係我嘅男朋友咯！」

「點同呢，我係問同你好親密，出雙入對嘅男朋友。」林笑着解釋。

小靈精眼睛一溜：「好親密？點樣叫做好親密？」

林輕鬆地：「即係同普通男朋友唔同嘅，分分秒秒關心住你，你去邊佢跟到去邊，或者成晚傾電話粥，行街嘅時候，手拖住手，一般人話拍拖，粗俗D講，你有拖友未呢？」

「哦！拖住手行街，就係表示親密，咁我就大把，有機會我同你出街，可以拖住你，我有咁嘅習慣㗎！」

「我年紀大你咁多，而且我有仔有女，點會係你男朋友？我係話追求你嘅男仔呀！」林蒼繼續追問。

「我唔知呀，點叫做追我呢？」丁又問。

「大獻殷勤，逐你開心，向你死纏爛打，二仔底跟到尾，或者對你家人百依百順，表示愛你。」林認眞地。

丁聽了放聲大笑：「哈哈哈，咁嘅人一時時啦，有時好多，有時搵個都冇，係唔係有人對你好，比較其他嘅人好D嘅，就係男朋友呀？」

林：「咁就差不多啦。」

「嘻嘻，咁我如果對你好，豈不是就係你女朋友？又表示愛你！」丁嬉皮笑臉地。

「唔好講笑啦，而家係我問你，你答咗我嘅問題先，究竟D人話你男朋友追你，係唔係眞嘅呢？」

「我都話有好多咯！你千祈咪誤會，我係話有好多男朋友，至於係唔係追我，佢地都冇講，點知呀？我又唔好意思問佢地，喂，你係唔係追我㗎，係唔係？」丁慢條斯理地。

林蒼見對方仍然沒有正面答覆，自尊心似乎受了打擊。假如就此打圓場，不再問下去，無法交代。

做訪問員，最怕問非所答。其次問一句，對方只答「是」或「不是」。觀衆或聽衆，一定希望能多聽被訪問者的答案。訪問員，要有高度的技巧、經驗，非引發對方不可。據所知

，過去訪問員被派出差，看見鄧永祥、關德興、吳楚帆是被訪者，大家都搶着去做。為的是三位肚中有料，知道來意，一口氣直落，五六分鐘答一個問題，絕不為奇。一致公認是最好的被訪問對象。

話得說回來，小靈精認為有否密友，乃屬私人秘密，或許另有隱衷，不願公佈，所以左閃右避，不作正面回答。至於林蒼則覺得身為節目主持人，開了一個問題出來，而得不到結果，面子上，下不了台，看一看大鐘，節目時間只有兩分鐘，情急加上惱怒，仍然忍氣地說：「丁小姐，節目時間快要夠鐘，你還未答我的問題呢！」小靈精揚一揚眼眉：「我不是已經說過了，很清楚的說了麼？」

這一刹那，林突然衝口而出：「唉，我眞係俾你吹×脹！」說時遲那時快，控制室裏的導演立即把節目中止，放出字幕，宣佈節目結束。此時觀衆電話響過不停，導演只好請林再出鏡：「對唔住，我係上海人，剛才講錯咗一句話，請各位原諒，特此道歉。」

第二天所有報章把林這一句警句，演繹為

「追舊帳」，行裏上下人等，有人認爲應寄予同情，亦有認爲林身處高位，何必要自己出鏡，搞出個大頭佛。

觀衆及輿論，都認爲如此粗俗俚語，竟在電視台，出自一個高級管理層人員口中，要追究責任。

公司當局亦的確無法自圓其說，只好登報道歉，林亦自覺無面目再留下去，悄然離開，向商業方面發展去了。

「木箱」的沒落

天有陰晴，月有圓缺，人有三衰六旺，麗的和政府所簽的廿五年有線廣播合約，終於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午夜約滿，完播曲「依稀」，從此成為絕響。播音部門結束，只留下映聲，申請用無線播出。

「咪前咪後」，在這機構服務經年，部份由開幕到結束大不乏人。廿五年實在不是一個短時光，人生最寶貴的青春，隨着一聲「結業」，宣佈烟消雲散。

除了電視方面，保留了一小部份，分散在各部門工作外，或投奔港視、港台、商台，大部份被逼改行，到處找尋工作，情形相當狼狽。

想不到一個曾經叱咤風雲，人所共知的大機構，竟然會如此收場，，那些高層執政者，既沒有遠見，亦毫無人情味，想來就有點像清末那些高官，把前人艱辛耕耘得來的成果，胡裏胡塗斷送，眞使人痛惜不已。

這些濫竽充數的舵手，以為搞好電視，可

以爲公司賺上千千萬萬，於是忘本棄根，結果開不到花，結不到果。以爲一己有高深的學問，廣闊的人際關係，可以翻雲覆雨，其實這一個行業，除了經營方面有運籌帷幄之外，非得要有專業知識不可■

最後呼聲

任何行業，一定要懂得經營、管理，最重要還得注意顧客的需要。電台也好，電視也好，恰似是一間大酒樓，時刻要注意客人的喜愛，花樣多、品質優，只要迎合聽衆、觀衆的口味，仍可站穩經營。

麗的映聲有線變無線，既然可以申請，爲何呼聲卻毅然放棄？高層人士認爲前者有希望，可以發展，後者是落後的產品，留下來是個贅疣，滿以爲聚精會神搞好電視，便能對公司有交代，可惜用人不當，加上任用私人，本身對這行業是門外漢，委以重任的，又是「半途出家」，一知半解，並非專長，恃着後台力量，頤指氣使，胡作非爲，終於把大好基業，前人建立的偉績，轉旗易幟，只留下那座大厦，給人唏噓回味。至於街道上，間或會踏着有「R」字樣的鐵板，使過去曾爲這公司，流過不少血汗，曾爲千千萬萬聽衆服務的人員，留下一個回憶。年青的一代，看了這一塊鐵板，會否知道內裏藏着卅多年，有歡欣，有辛酸的過

往呢？

這個廣播公司的崛起，以致停播，其中軼事，到此告一段落。但願仍在這方面工作的人，努力前進，對廣播事業有更大貢獻！

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
郵購表格

茲函付支票HK$ ______________ 訂購以下書籍

姓名：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：______________

電話：______________ （日/夜） 性別：男/女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

訂購書籍編號/名稱	數量

*劃線支票抬頭請寫"坤林出版社有限公司"

港澳地區，不加郵費，掛號另計。

郵寄地址：九龍西貢將軍澳魷魚灣村48號

Quinland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
Postal Order Form

Enclosed with cheque of HK$ __________ for the following order:

Name: ______________ I.D. Card no: ______________

Telephone no: ______________ (Day/Night) Sex: M/F

Address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

Book name/Reference no.	Qty

Crossed cheque with payee's name written as

"Quinland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."

Postages are included for HK & Macau except for "Registered Mail".

Our address: Lot 757, 48 Yau Yue Wan Village Resite,
DD242, Area 22, Junk Bay, Sai Kung, Kowloon.



定價港幣二十二元　ISBN 962-319-029-7